

二十二史劄記

附補遺

六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記劄史二十二

遺補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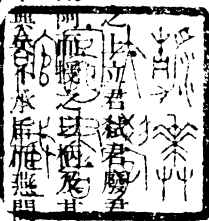
(六)

撰翼趙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

唐代宦官之禍

東漢及前明宦官之禍烈矣。然猶竊主權以肆虐天下。至唐則宦官之權反在人主之上。君欲君勝。有同兒戲。實古來未有之變也。推原禍始。總由於使之掌禁兵。管樞密。所謂倒持太阿。而嚙之。以柄及其勢已成。雖有英君察相。亦無如之何矣。身在禁閤。社鼠城狐。本易竊弄威福。此卽不無。然承唐之弊。燕閤深密之地。單詞片語。偶能移動主意。軒輊事端。天下已靡然趨之。如高力士貴幸時。傲倖者願一見如天人。肅宗在東宮。亦以兄事之。諸王公主呼爲翁。戚里諸家尊曰。翁。將相大臣皆由之以進。嘗建佛寺。道觀各一所。鐘成宴公卿。一扣者納禮錢十萬。有至二十扣者。李輔國貴幸時。人不敢斥其官。直呼爲五郎。李揆當國。以子姓事之。嘗矯詔遷上皇於西內。至憂鬱以崩。他如魚朝恩忌郭子儀功高。譖罷其兵柄。程元振譖來瑱賜死。李光弼遂不敢入朝。又譖裴冕罷相。貶施州。以致方鎮解體。吐蕃入寇。代宗倉黃出奔。徵諸道兵。無一至者。此猶是未掌兵權。未筦樞要以前事也。案代宗欲除輔國而憚其握兵是代宗時宦官帥府之名。令輔國爲元帥行軍司馬。程元振繼之。朝恩亦爲觀軍容使。俱係暫時管攝。未得常主兵柄。白德宗懲涇師之變。禁軍倉卒不及徵集。還京後。不欲以武臣典禁兵。乃以神策、天威等軍置護軍中尉、中護軍等官。以內官資文場。霍仙鳴等主之。於是禁



軍全歸宦寺。其後又有樞密之職。凡承受詔旨、出納王命、多委之。於是機務之重、又爲所參預。案李吉甫有中書小吏滑渙、與樞密使劉光琦昵、頗竊權。又裴洎傳、李絳承旨翰林、有中入梁守謙掌密命、是樞密之職、蓋始于德宗之末、憲宗之初、又嚴遵美傳、樞密使無廳事、惟三楹舍藏書而已。其後遂有堂狀貼黃、決事與宰相等、是二者皆極要重之地。有一已足攬權樹威、挾制中外。況二者盡爲其所操乎。其始猶假寵竊靈、

挾主勢以制下。其後積重難返、居肘腋之地、爲腹心之患。卽人主廢置、亦在掌握中。僖宗紀贊謂自穆宗

以來八世、而爲宦官所立者七君。今案本紀、憲宗時、太子寧薨、中尉吐突承璀欲立豐王恽、而恽母賤、不

當立。乃立遂王宥爲皇太子。憲宗崩、宦官陳宏志殺承璀及恽、以皇太子卽位。是爲穆宗。憲宗弟王守澄傳

馬進潭、梁守謙等冊立穆宗。蓋皆與陳宏志同謀者。是穆宗之立、由陳宏志等之力也。然穆宗猶是憲宗時已立爲皇太子、而宏志

等翊戴之、尙非擅立。敬宗夜獵還宮、與中官劉克明、田務成、許文端、軍將蘇佐明、王嘉憲、石定寬等二十

八人飲。帝醉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劉克明等同害帝。蘇佐明等矯制立絳王。樞密使王守澄、中尉梁守

謙、率禁軍討賊。誅絳王。迎江王卽位。是爲文宗。是文宗之立、由王守澄等之力也。然此猶敬宗未有太子、

故討賊立君。亦尙出于正。至文宗在時、已立敬宗子成美爲皇太子矣。及大漸、宰相李珣、樞密使劉宏逸

等又奉密旨、以成美監國。乃中尉仇士良、魚宏志、矯詔廢成美、立穎王漣爲皇太弟。卽位。是爲武宗。是武

宗之立、由仇士良等之力也。此則廢先帝所立之太子而擅易之。其惡更非陳宏志、王守澄等比矣。武宗

崩、中尉馬元贇立光王怡爲皇太叔。卽位。是爲宣宗。時武宗未有太子。是宣宗之立、由馬元贇之力也。宣宗疾大

漸以薨。王滋屬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孺等，而中尉王宗實及元實矯詔立郾王爲皇太子，卽位。是爲懿宗。是懿宗之立，由王宗實等之力也。懿宗大漸，中尉劉行深、韓文約立普王爲皇太子，卽位。是爲僖宗。是僖宗之立，由劉行深等之力也。僖宗大漸，羣臣以吉王保最賢且長，欲立之。觀軍容使楊復恭率兵迎壽王爲皇太弟，卽位。是爲昭宗。是昭宗之立，由楊復恭之力也。統計此六七代中，援立之權盡歸宦寺。宰相亦不得與知，且不特此也。憲、敬二帝，至爲陳宏志、劉克明等所弑。昭宗又爲劉季述所幽，近侍之凶悍，至斯而極。其間非無賢哲之主，有志整飭，如憲宗無所寵假，呂全如擅取樟材治第，送獄自殺。郭旻醉觸夜禁，卽杖殺之。凶餓稍戢，然其後竟遭弑害。文宗欲倚李訓、鄭注、誅宦官，甘露之變，反爲仇士良等肆逆橫殺。朝士橫屍闕下，帝亦惴惴不保，僅而獲免。宣宗始稍黜其權，初延英奏事，帝與宰相可否，樞密使在旁俟宰相奏事畢，案前受事，稍防矯詐之弊。至懿、僖，又如故矣。文宗嘗以周赧、漢獻受制強臣，而已受制家奴，謂不如赧、獻。對周墀泣下。學士崔慎由夜直，忽仇士良召至祕殿，令草詔更立嗣君。慎由以死拒之。士良引至小殿見帝，士良等歷數帝過，帝俯首而已。劉季述、劉昭帝於少陽院，亦以杖畫地責帝曰：「某日某事，爾不從我，罪一也。」至數十不止。楊復恭之反也，既令其養子守信爲神策軍使，又令守貞、守忠及姪守亮爲節度使，以樹內外之援。與守亮書曰：「承天門乃隋家舊業，兒但積粟訓兵，不必進奉。吾於荆榛中立壽王，旣得位，乃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此可見下陵上替之極也。」卒之朝廷綱紀爲所敗裂。

國勢日弱。方鎮日強。官寺雖握兵。轉不得不結外藩爲助。於是韓全誨等劫天子。遷鳳翔。倚李茂貞。致朱全忠攻圍逾年。力窮勢迫。帝與茂貞乃殺全誨等四人。韋處廷等二十二人。以求和。又殺小使李繼彝等十人。城門旣開。又殺中官七十餘人。全忠又令京兆誅黨與百餘。旣還京師。遂盡殺第五可範以下八百餘人。哀號之聲聞於路。諸道監軍亦卽所在賜死。蓋不減東漢末之誅宦官。至有無鬚而誤死者。唐室宦官之局。至此始結。而國亦亡矣。宋景文謂灼木攻蠹。蠹盡而木亦焚也。而抑知其始。實由于假之以權。掌禁兵。筦樞要。遂致積重難返。以至此極也哉。

中官出使及監軍之弊

中官出使及監軍。累朝皆有之。然其害亦莫有如唐之甚者。小則索賄賂。大則釀禍端。今就新舊唐書案之。高力士傳。是時中人出使。或修功德。市鳥獸。使還。所獲動巨萬計。京師甲第名園。良田美產。占者什六七。此猶不過藉禁近之勢以黷財也。安祿山將反。楊國忠等力言於帝前。帝使宦官輔瑒琳覘之。得厚賂歸。言祿山不反。於是祿山益得征繕稱兵矣。封常清在東都。戰敗奔陝。勸高仙芝退守潼關。中人邊令誠奏其敗退狀。而二大將同日受戮矣。僕固懷恩負氣訴冤。代宗使中人賂奉先諭之。奉先不受宴。竊馬馳歸。而懷恩以疑懼而決反矣。李寶臣方奉命討田承嗣有功。代宗使中人馬承倩勞之。寶臣贈絹少。承倩詢而擲於途。寶臣顧左右有慚色。於是轉與承嗣連衡拒命矣。德宗晚年。姑息藩鎮。每帥守物故。必先遣

中使往覘軍情。其副貳有物望者。輒厚賂使之保奏。德宗因而授之。由是節度使之除拜。亦出其口矣。武宗討澤路時。太原將楊弁激衆叛。武宗使中人馬元貫往諭。得其賄歸。言太原有十五里明光甲。不可討。賴李德裕折之。始語塞。是轉爲叛者。曾授旄節矣。此中官出使。徒縱其納賄。而無益于國事。且反以釀禍者也。又有中使監軍之弊。自開元。天寶。間。討吐蕃諸國。已有宦者監大將之軍。至魚朝恩爲觀軍容使。邛山之戰。李光弼欲據險而陣。朝恩令陣於平地。遂致大敗。光弼傳據裴度、韋臯、李德裕等所奏。大概監軍者先取銳兵自衛。懦者出戰。戰勝則先報捷。偶衄則凌挫百端。侵撓軍政。將帥不得專主。每督戰。輒建旗自表。小不勝。則捲旗去。大軍往往隨之奔北。故劉闢之叛。杜黃裳請不用監軍。專委高崇文討之。然白居易疏謂韓全義討淮西。賈國良監之。高崇文討蜀。劉貞亮監之。是黃裳雖奏。而監軍仍未撤也。居易傳裴度討吳元濟。始奏去監軍。主將得專兵柄。法令旣一。戰皆有功。遂平淮蔡。度傳其後會昌中。討劉稹。李德裕亦奏監軍不得干軍事。每兵百人。聽以一人爲衛。由是號令精整。遂平澤潞。德裕傳觀此。則中使監軍。有害無利。昭然可見。此猶是臨戰時用以監察。尙有說也。其尋常無事時。各藩鎮亦必有中使監軍。如陸長源死。監軍俱文珍密召宋州刺史劉全諒入汴。以靖其亂。長源傳王承宗死。諸將請王承元主留務。承元曰。天子使中貴人監軍。當與議。監軍以衆意贊之。承元乃受。承元傳是亦未嘗無靖難解紛之益。然其中賢者百不一。而特勢生事之徒。踵相接也。在河朔諸鎮者。旣不能制其叛亂。徒爲之請封請襲。而在中州各鎮者。則肆

暴作威。或侵撓事權。或誣搆罪戾。姚南仲帥鄭滑。爲監軍薛盈珍誣奏。有裨將曹文治不平。殺其奏事者而自刎。以明南仲之枉。南仲入朝。德宗曰。盈珍擾軍政邪。南仲曰。如盈珍者在。在有之。雖羊杜復生。不能治軍理人也。南仲傳洪州監軍誣奏刺史李位謀逆。追赴京付仗內訊。賴薛存誠力請付外。始得白。存誠傳楊於陵帥嶺南。爲監軍許遂振誣奏。憲宗卽令貶於陵官。賴裴珀諫。始改吏部侍郎。珀傳此牽掣藩臣之弊也。監軍王定遠有德於節度使李說。軍政皆專決。將吏悉自補授。以田宏代彭令茵。令茵不伏。定遠卽斬之。埋屍馬糞中。家人請屍不得。說奏之。定遠抽刀刺說。說走而免。說傳劉承偕監澤潞軍。每節度使劉悟。三軍憤噪。欲殺承偕。悟救而免。穆宗問裴度何以處之。度奏惟有斬承偕耳。度傳此激變軍士之弊也。嚴綬在太原。軍政一出監軍李輔光。綬但拱手而已。後入朝。適賜食廊下。有中使馬江朝來。賜櫻桃。綬在鎮時。曾識江朝。至是不覺屈膝。綬傳可見監軍之積威肆橫。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因記宦官掌兵承旨之禍。而并及出使監軍二事。亦前代得失之林也。

唐宦官多閩廣人

唐時諸道進閩兒。號私白。閩嶺最多。如高力士本高州馮盎之後。嶺南討擊使李千里進之。後吐突承璀。及楊復光。皆閩人。時號閩爲中官區藪。咸通中杜宣猷爲閩中觀察使。每歲時遣吏致祭其先。時號爲敕使菓戶。宣猷傳

唐節度使之禍

唐之官制莫不善於節度使。其始察刺史善惡者有都督。後以其權重。改置十道按察使。開元中或加採訪觀察處置黜陟等號。此文官之統州郡者也。其武臣掌兵有事出征則設大總管。無事時鎮守邊要者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節度使之官由此始。然猶第統兵而州郡自有按察等使。司其殿最。至開元中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每以數州爲一鎮。節度使卽統此數州。州刺史盡爲其所屬。故節度使多有兼按察使。安撫使。支度使者。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於是方鎮之勢日強。安祿山以節度使起兵。幾覆天下。及安史既平。武夫戰將以功起行陣爲侯王者皆除節度使。大者連州十數。小者猶兼三四。所屬文武官悉自置署。未嘗請命於朝。力大勢盛。遂成尾大不掉之勢。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爲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力不能制。則含羞忍恥。因而撫之。姑息愈甚。方鎮愈驕。其始爲朝廷患者祇河朔三鎮。其後淄青淮蔡無不據地倔強。甚至同華逼近京邑。而周智光以之反。澤潞亦連畿甸。而盧從史劉稹等以之叛。迨至末年天下盡分裂於方鎮。而朱全忠遂以梁兵移唐祚矣。推原禍始皆由於節度使掌兵民之權故也。自宋以文臣知州事。歷代因之。遂無復弱幹強枝之患。宋太祖及趙普之計慮深矣。而議者徒謂宋之弱由此。是但知禦侮力薄不足以

自強而不知消患於未萌。苟非外有強敵。內有流寇。則民得安耕牧。不至常罹兵革之苦。其隱然之功。何可輕議也。

方鎮兵出境卽仰度支供餽

諸方鎮各擅土地賦稅。足以養軍。乃朝廷用之討叛。則一出本境。卽須朝廷給以衣糧。此國力所以困于用兵也。討王廷湊時。諸鎮兵十五萬。纔出境。卽仰度支。乃置南北供軍院。由度支轉運。往往多爲賊所截。不得至院。廷湊傳討李同捷時。諸軍在野。朝廷特置供軍糧料使。日費寢多。諸帥每有小捷。輒張其數以邀賞。實欲困朝廷而緩賊也。繒帛征馬。賜之無算。同捷傳劉總出軍討王承宗。取其武強縣。遂持兩端以利朝廷。賞賜。承宗傳其實心爲國者。惟李鄴以淮南兵二千討李師道。糧餉未嘗仰給于有司。鄴傳王智興之討李同捷。亦自備五月糧。智興傳朝廷皆特褒之。伐叛討逆。國家固不可惜費。而如唐之驕藩鎮。則國力爲之敝。而賊勢亦益以張。故討李師道時。魏博田宏正請自黎陽渡河。裴度以爲不可。曰。黎陽渡河。旣離本界。便至滑州。徒仰度支供饋。不如且在河北養威。俟霜降後。於揚劉渡河。卽可直抵鄆州賊境也。度傳討劉稹時。李德裕亦奏言。向來朝廷伐叛。兵纔出界。便費度支供餉。故逗撓以困國力。或密與賊通。取一縣一柵。以爲勝捷。所以師出無功。今當令王元逵。何宏敬。只取州。勿取縣。未幾果平賊。德裕傳此亦伐謀之術也。

方鎮驕兵

秦漢六朝以來。有叛將無叛兵。至唐中葉以後。則方鎮兵變。比比而是。蓋藩帥既不守臣節。毋怪乎其下從而效之。遂帥殺帥。視爲常事。爲之帥者。既慮其變。而爲肘腋之患。又欲結其心。以爲爪牙之助。遂不敢制以威令。而徒特厚其恩施。此驕兵之所以益橫也。今就新舊書各傳觀之。劉元佐傳。汴軍自李忠臣以來。士卒驕甚。至元佐益厚賞賜。故百姓重困。其後殺大帥。肆抄劫。皆徂於利而然也。李質傳。汴軍牙兵二千人。皆日給酒食。物力爲之屈。郗士美傳。澤潞自盧從史以來。日具三百人膳。以食牙兵。王式傳。徐州自王智興召募凶豪之卒二千。號銀刀。鳴旗。門槍。挾馬等軍。後漸驕。節度使姑息不暇。田平鎮徐州。與之雜坐。酒酣撫背。時把板爲之唱歌。其徒日費萬計。每有賓宴。必先飲以酒食。祁寒暑雨。卮酒盈前。然猶誼噪動謀。遂帥溫璋來爲節度。士卒素聞其嚴。皆憂疑。璋開誠撫諭。終不釋。給以酒食。未嘗瀝口。不期月遂逐璋。適王式以義成忠武軍破浙東賊仇甫而歸。上卽以式來鎮徐。徐卒頗懼。居三日。式勞兩鎮兵使還。旣擐甲執兵。卽令圍驕卒盡殺之。凡三千餘人。由是凶徒盡殄。又溫造傳。興元軍殺節度使李絳。詔造爲節度使。途遇征蜀兵回。造諭以自從。至則大宴。問興元軍殺絳狀。卽令征蜀兵盡殺之。凡八百餘人。以百級祭絳。三十級祭死事官。餘投之漢江。蓋驕之極。至於肆無忌憚。則亦不得不草薶而禽獮之矣。然主帥有能以正自持。亦有不恃殺戮而能靖之者。李質爲汴軍兵馬使。以日給二千人食爲多費。會新帥韓充將至。質曰。若俟韓公至。頓去二千人食。人情必怨。乃停日膳而迎充。郗士美以澤潞日給牙兵三百人食爲

非法。曰兵衛牙職也。安得廣費。遂罷之。而二軍亦未有敢鼓噪者。此又在乎主將之足以服人也。

盜殺宰相有二事

唐代盜殺宰相有二事。一。元和十年。盜殺武元衡。刺裴度。傷而免。一。開成三年。盜射傷李石。以馬逸得脫。

按。元和中。朝廷討吳元濟。而王承宗請赦之。使人白事中書。頗不恭。元衡叱去。未幾。元衡早朝。出靖安里。

第。夜漏未盡。賊乘暗呼曰。滅燭。射元衡中肩。又擊其左股。徒御格鬪。不勝。皆駭走。遂害元衡。批顱骨持去。

邏司傳噪。盜殺宰相。連十餘里。達朝堂。未知主名。少頃。馬逸歸。乃審知。元衡傳裴度出通化里。盜三以劍擊

度。初斷韉帶。次中背。纔絕單衣。復微傷其首。度墮馬。會度帶氈帽。故瘡不至深。賊又揮刃追度。度從人王

義持賊。連呼甚急。賊斷義手而逸。度已墮溝中。賊謂度已死。乃捨去。度傳是日。憲宗駭悼。罷朝哀慟。詔金吾

府縣大索。或傳言曰。無搜賊。窮必亂。又投書於道曰。毋急我。我先殺汝。許孟容言於帝曰。國相橫屍路隅。

而盜不獲。爲朝廷辱。帝乃下詔。能得賊者。賞錢千萬。授五品官。積錢東西市。以募告者。於是神策將王士

則。王士平等。捕得張宴等十八人。言爲承宗所遣者。皆斬之。元衡傳時王承宗、李師道皆遣人在京竊發。斷

陵廟之戟。焚芻橐之積。未幾。東都防禦使呂元膺執李師道留邸。賊門察。訾嘉珍。自言始謀殺元衡者。會

宴先發。故籍以告師道。而竊其賞。帝令密誅之。元膺傳而李師道傳則謂察嘉珍。卽害元衡者。後田宏正誅

李師道。閱其簿書。果有賞殺元衡之款。張宏靖傳此元和、中事也。文宗遭甘露之變。宰相王涯等皆爲宦官仇

士良所殺。遂以李石爲相。石持正立朝。不少貶。朝廷賴之。石居親仁里。將曙入朝。盜發於尙父郭子儀宅。引弓追及。矢纔及膚。馬逸而回。盜已伏坊門。斷石馬尾。石遂以馬逸得還私第。上聞駭愕。是日京師大恐。常參官入朝者。九人而已。已知仇士良遣人所爲也。帝亦知之。而無可如何。石遂乞罷相去。此開成小事也。而開成之賊終不得。蓋元和係藩鎮遣人竊發。故神策將士得捕誅之。開成則宦者所爲。而神策軍卽宦官所掌。故不能得賊也。

六等定罪三日除服之論

安祿山之變。唐臣貴如宰相陳希烈。親如駙馬張垼。皆甘心從賊。覲顏爲之臣。此卽處以極刑。豈得爲過。乃廣平王收東京後。希烈等數百人。押赴長安。崔器定儀注。陷賊官皆露頭。跣足。撫膺。頓首於含元殿前。令扈從官視之。并概請誅死。李峴爭之。謂非維新之典。僞官內或陛下親戚。或勳舊子孫。概處極法。恐乖仁恕。況殘寇未平。尙多陷賊者。若盡行誅。是益堅其從賊之心。乃議六等定罪。器傳舊書謂峴此奏。全活無算。新書亦謂因此衣冠更生。賊亦不能使人歸怨天子。皆峴力也。是皆以器爲過當。峴爲持平。案是時蕭華自賊中歸。奏云。仕賊官有爲安慶緒驅至河北者。聞廣平王宣恩命釋放。皆相顧悔恨。及聞崔器議刑太重。衆心又搖。器傳李勉亦奏。肅宗曰。元惡未除。點污者衆。皆欲澡心歸化。若盡殺之。是驅天下以資凶盜也。由是全活者衆。蓋當日時勢。或有不得不從輕典者。然一時權宜。用以離攜賊黨。則可。若竟以峴所

奏爲正論則非也。堂堂大一統之朝，食祿受官，一旦賊至，卽甘心從賊，此而不誅，國法安在？乃當時無不是李峴而非崔器何也？又如代宗崩，遺詔吏民三日釋服，常袞以爲吏者府史之類，固當與庶民同例。至朝臣則宜以二十七日爲準，崔祐甫謂吏卽指官僚而言，百官皆當三日除服。夫大行甫殯，遏密方深，雖有遺詔，臣子何忍遽行卽吉？常袞之議，自是正論。而當時又無不是祐甫而非常袞者，蓋自六朝以來，君臣之大義不明，其視貪生利己，背國忘君，已爲常事。有唐雖統一區宇，已百餘年，而見聞習尙，猶未盡改。顏常山、盧中丞、張睢陽輩，激於義憤者，不一一數也。至宋以後，始知以忠義爲重，雖力所不及者，猶勉以赴之，豈非正學昌明之效哉？

開架除陌宮市五坊小使之病民

德宗初用楊炎爲相，定兩稅之法。天下受其利，初唐制租庸調法，自開元以來，不爲版籍，丁口轉死，田畝換易，貧富升降，悉非向時。而戶部歲以空文上之，又戍邊者，蠲其租庸，六歲免歸，元宗事夷狄，戍者多死，邊將諱不以聞，故貫籍不除。王鉷爲戶口使，以其籍存而丁不在，是隱課不出，乃案舊籍，積三十年，責其租庸，民遂大困。至德後，天下兵起，科斂凡數百名，廢者不削，重者不去，百姓旬輸月送，無有休息。吏因爲奸，富人丁多者，以官學釋老，得免，貧人無所託，則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天下盡蕩爲浮人，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楊炎乃請爲兩稅法，凡百之費，先度其數而賦于民，秋夏兩入之，其租庸雜徭悉省，而

丁額不廢其田畝之稅以大厯十四年爲準而均收之天下果便之炎傳是帝頗能用人理財稍紓民患矣乃後因用兵河南北月費百餘萬緡聽盧杞趙贊等計令商賈本錢過千萬者貸其餘以濟軍軍罷取償於官乃令京兆暴責大搜疑占列不盡則笞掠之人自經者相望然僅得八十萬又質庫及儲粟者四貸其一亦僅至二百萬而市已皆閉肆於是設開架除陌之令屋二架爲開上者二千中千下五百吏執籌入室計之隱不盡者二架卽抵罪告者以錢五萬賞之其公私貿易舊法率千錢算二十乃請加至五十主僧註所售入其算其自相市者令自言有隱不盡率千錢沒二萬告者以萬錢賞之由是主僧得操其權告訐紛起上所入不得半而恨誹之聲滿天下及涇師亂呼於市曰不奪爾商人儼質矣不稅爾開架除陌矣于是帝奔奉天長安失守李晟收京始歸宮闕是亦可稍鑒前車以求民莫乃又用裴延齡李實等橫征百出延齡詭言左藏乾隱二千萬請置別庫爲羨餘以充天子私費乃大搜市廛奪所入進獻以實其言逮捕匠徒迫脅就功號曰敕索弗酬其直名曰和雇弗與之庫延齡傳李實爲京兆尹暴斂苛索民不聊生優人成輔端戲作誹語曰秦地山河二百年何期如此賤田園一頃麥苗五石米三間堂屋二千錢謂民皆賣田屋以輸賦也實奏劾以賤工謗國殺之實傳此朝官之以掊克爲事也又聽宦官主宮市置數十百人閱物廛左謂之白望無詔文驗核但稱宮市則莫敢誰何大率與直十不償一又邀閭閻所奉及腳直至有重荷趨肆而徒返者有民賣一驢薪宦人以數尺帛易之又取它費且驅驢入官民願納薪

辭帛而去。不許。民悲曰：「惟有死耳。」遂擊宦者。有司執之以聞。帝黜宦者。賜民帛十匹。然宮市不廢也。諫臣交章論皆不納。京兆吳湊奏宮中所須。責臣可辦。不必差宮使。亦不報。會張建封入朝。言之。始稍戢。建封湊傳且不特此也。又聽宦官縱五坊小使。肆毒於外。每歲秋。案鷹犬於畿甸。所至邀索供饋。小不如意。至張羅網于民家門及井。不令出入。汲井水。曰：「驚我供奉鳥雀。」又羣聚於酒食家。肆飲啖。將去。留蛇一篋。誠之曰：「吾以此蛇供鳥雀。可善飼之。無使飢渴。」主人重賂之。乃肯攜蛇去。裴度傳鄂縣令崔發聞門外喧鬪聲。吏白五坊小使擊百姓。發命吏捕之。時已曠黑。天子聞之。怒。收發繫獄。御樓之日。囚發雞竿下。有內官五十餘人持杖毆發。破面折齒。詔囚皆釋。而發不放。李渤具疏極論之。渤傳德宗非甚暗。乃縱其下虐民至此。蓋由於天資好利。而喜昵小人。其流毒遂至於此也。

豪宴

大曆二年。郭子儀入朝。代宗詔賜輦腳局。宰臣元載。王縉。僕射裴冕。第五琦。黎幹等各出錢三十萬。宴於子儀之第。時田神功亦朝覲在京。并請置宴。於是魚朝恩及子儀。神功等更迭治具。公卿大臣列於席者百人。一宴費至十萬貫。子儀傳亦可見是時將相之侈也。

名父之子多敗德

房。杜。爲唐一代名臣。而元齡子遺愛。如晦子荷。皆以謀反誅。上官儀贊高宗廢武后事不成。被誅。而其孫

女婉兒沒入宮附武后爲所寵。又助韋后爲逆。狄仁傑子景暉官魏州。以貪暴爲民所惡。并毀仁傑生祠。宋璟直聲震天下。而其子渾等流蕩無行。爲物議所薄。李泌爲賢相。而其子繁乃黨於裴延齡。陽城劾延齡。屬繁書疏稿。繁卽默識以告延齡。使得先奏。此皆名父之子。而敗德墜其家聲。不可解也。惟李義府附武后。而其子湛乃與張柬之等誅張易之兄弟。可謂能幹轍者。李世勣將死。謂其弟弼曰。我見房元齡。杜如晦。高季輔。辛苦作得門戶。亦望垂裕後昆。並遭癡兒。破家蕩盡。我子如有操行不倫者。急卽打殺。然後奏聞。其望子保家之心。可謂切矣。然世勣附武后。以固位保門戶。而其子敬業起兵討武后。被族雖不能保家。亦可謂能雪先人之恥者。

李勣子孫

李勣子孫。舊書本傳謂勣子敬業起兵討武后。旣敗死。坐夷族。而其子孫有逃入吐蕃者。貞元中有蕃將徐舍人掠延州。謂僧延素曰。我本英公五代孫也。遭武后之變。吾祖舉義不成。子孫流落如此。三世矣。雖代居職任。而思本之心未嘗忘。是世勣子孫。無復有在中國者。然衛次公傳次公爲兵部侍郎。故英公李勣。大理卿徐有功之孫。皆有累。不得調次。公曰。子之祖勣在王室。寧限常格乎。卽優補之。是勣之後人。仍有仕於唐者。

安祿山執送京師之事

張九齡傳。范陽節度張守珪，以裨將安祿山討奚契丹敗衄，執送京師，請行朝典。九齡判云：「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教戰，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特捨之。九齡奏：「祿山面有反相，請因罪誅之。」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誤害忠良。」遂放歸。是祿山以罪送京，實有其事。然考張守珪傳，並無此事。新舊書皆同。祿山傳亦但云：「祿山敗當斬。」祿山呼曰：「公不欲滅兩蕃耶？」奈何殺壯士守珪，遂宥之。後以其捉生多獲拔，爲裨將并養之爲子。新舊書亦同。是亦無執送京師之事也。是時大將生殺在手，欲殺則殺，既不殺而宥之，何又送京請行朝典？疑此乃傳聞之訛，非實事也。然祿山反後，元宗在蜀，思九齡之不見，下詔褒贈，詔詞有云：「先覺合于善策，卽指此事也。」又劉禹錫貶逐在外，以逐臣不得與善地之例，係九齡爲相時所奏，故追怨之，謂曲江能識胡雛有反相，足爲名臣，然迄無後，豈非建言禁錮逐臣之報耶？是祿山送京，當斬被赦，又係當時共見共聞之實事矣。

睢陽殉節尙有姚閭

睢陽之難，張巡、許遠固千古共知，其次則南霽雲、雷萬春尙在人口，而不知殉難者尙有姚閭也。閭本姚崇之從孫，與巡、遠同守，據舊書本紀云：「尹子奇陷睢，害張巡、姚閭、許遠。」是閭尙敍在遠之上。新書本紀亦云：「安慶緒陷睢陽，太守許遠、張巡、鄆州刺史姚閭、左金吾衛將軍南霽雲皆死之。」是本紀皆有閭也。卽新舊書巡傳內亦稱與閭同被執見殺，遠傳內又稱與閭同守經年，巡、遠傳後又皆有閭傳，未死之前，詔拜

巡御史中丞、遠侍御史、閤吏部郎中。既死之後，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荊州大都督、潞州大都督。是三人者同守城，同殉難，同加官，同贈卹，無一不同。而今但傳巡遠二人，閤則莫有舉其姓氏者，豈所謂幸不幸耶？案巡、遠並傳，本始于韓愈，而新書、巡、遠傳末謂睢陽人至今祠享，號雙廟云，則稱巡、遠爲雙忠，而不及閤者，自唐已然。或守城之功稍遜故耶？然既同死於守城，而身後名迥異，未免向隅。故特表而出之。案巡遣南雷、二將敗賊寧陵時，尙有別將二十五人：石承平、李辭、陸元鎮、朱珪、宋若虛、楊振威、耿慶、馬日升、張維清、廉坦、張重、孫景趨、趙連城、王森、喬紹俊、張恭默、祝忠、李嘉隱、翟良輔、孫廷皎、馮顏。見新書巡傳餘四人失其名後皆死巡之難，則巡死時同被戮之三十六人中，石承平等亦皆在內。今既尙有姓名在巡傳，則巡、遠廟內應增祀閤在正位，又增祀石承平等在從祀班也。

唐初三禮漢書文選之學

六朝人最重三禮之學。唐初猶然。張士衡從劉軌思授毛詩、周禮，又從熊安生、劉焯受禮記，皆精究大義。當時受其業者，推賈公彥。上衡傳公彥撰周禮義疏五十卷，儀禮義疏四十卷，公彥子大隱亦傳其業。又有李元植從公彥授禮學，撰三禮音義行於世。公彥傳王恭精三禮，別爲義證，甚精博。蓋文懿、文達皆當世大儒，每講必徧舉先儒義而暢恭所說。孔穎達傳王元感嘗撰禮記繩愆，徐堅、劉知幾等深嘆賞之。元感傳王方慶尤精三禮，學者有所咨質，必究其微。門人次爲雜禮答問。方慶傳他如褚无量、韋適、高仲舒、唐休璟、蘇安恆、

皆精三禮。見各本傳。今諸儒論著見於新舊書者。如王方慶、張齊賢。論每月皆告朔之禮。舊傳。王元

感三年之喪。以二十七月。張柬之以二十五月。一本鄭康成說。一本王肅說也。舊傳。史元燦議禘祫

三年五年之別。章縉傳。朱子齊議七廟九廟之制。子奢 韋萬石、沈伯儀、元萬頃、范履冰等議郊丘明堂之配。

沈伯儀傳。皆各有據依。不同勸說。其據以論列時政者。如盧履冰、元行沖。論父在爲母三年服之非。彭景直論

陵廟日祭之非。康子元駁許敬宗先燔柴而後祭之非。黎幹駁歸崇敬請以景皇帝配天地之非。唐紹、蔣

欽緒、褚无量、駁祝欽明皇后助祭郊天之非。陳貞符論隱、章懷、懿德、節愍四太子廟四時祭享之非。皆見

各本傳。李淳風辨太微之神。不可爲天。見蕭德言傳。韋述議堂堦見不宜服。見韋縉傳。無不援引該博。證

辨確切。可爲千百世之準。其後元行沖奉詔用魏徵類禮。列於經。與諸儒作疏。成五十篇。將立之學官。爲

張說所阻。行沖又著論辨之。大厯中。尙有仲子陵、袁彙、韋彤、韋蒞。以禮名其家學。此可見唐人之究心三

禮。考古義以斷時政。務爲實用之學。而非徒以炫博也。次則漢書之學。亦唐初人所競尙。自隋時蕭該精

漢書。嘗撰漢書音義。爲當時所貴。該傳 包愷亦精漢書。世之爲漢書學者。以蕭、包二家爲宗。包傳 劉臻精於兩

漢書。人稱爲漢聖。臻傳 又有張沖撰漢書音義十二卷。于仲文撰漢書刊繁三十卷。是漢書之學。隋人已究

心。及唐而益以考究爲業。顏師古爲太子承乾注漢書。解釋詳明。承乾表上之。太宗命編之祕閣。時人謂

杜征南、顏祕書爲左邱明、班孟堅、忠臣。其叔游秦。先撰漢書決疑。師古多取其義。此顏注漢書。至今本爲

準的者也。

師古傳

房元齡以其文繁難省，又令敬播撮其要，成四十卷。當時漢書之學大行，又有劉伯莊撰

漢書音義二十卷。秦景通與弟暉皆精漢書，號大秦君、小秦君。當時治漢書者，非其指授，以爲無法。又有

劉納言亦以漢書名家。

敬播傳

姚思廉少受漢書學於其父察。思廉傳思廉之孫班，以察所撰漢書訓纂，多爲

後之注。漢書者隱其姓氏，攘爲己說。班乃撰漢書紹訓四十卷，以發明其家學。姚思廉傳又顧允撰漢書古今

集二十卷。

九傳

李善撰漢書辨惑三十卷。善傳王方慶嘗就任希古受史記、漢書。希古遷官，方慶仍隨之卒業。

方慶傳

他如郝處俊好讀漢書，能暗誦。處俊傳裴炎亦好左氏傳、漢書。炎傳此又唐人之究心漢書，各稟承舊說，

不敢以意爲穿鑿者也。至梁昭明太子文選之學，亦自蕭該撰音義始。入唐則曹憲撰文選音義，最爲世

所重。江淮間爲選學者，悉本之。又有許淹、李善、公孫羅相繼以文選教授。由是其學大行。淹、羅各撰文選

音義行世。善撰文選註解六十卷，表上之，賜絹一百二十四匹。至今言文選者，以善本爲定。杜甫詩：「亦有熟

精文選理之句。」蓋此固詞學之祖也。

唐古文不始于韓柳

新書文苑傳序：唐興百餘年，諸儒爭自名家。大庾、貞元間，美才輩出，擣躋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唐之文，完然爲一代法。此其極也。是宋景文謂唐之古文，由韓愈倡始，其實不然。案舊書韓愈傳：大庾、貞元間，文字多尙古學，效楊雄、董仲舒之述作，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

徒游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舉進士。投文公卿間。故相鄭餘慶爲之延譽。由是知名。是愈之先。早有以古文名家者。今獨孤及文集尙行於世。已變駢體爲散文。其勝處有先秦西漢之遺風。但未自開生面耳。又如陸宣公奏議。雖亦不脫駢偶之習。而指切事情。纖微畢到。其氣又渾灝流轉。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此豈可以駢偶少之。此皆在愈之前。固已有早開風氣者矣。

唐前後米價貴賤之數

貞觀時斗米三錢。

魏徵傳

元宗東封泰山之歲。東郡米斗十錢。青齊米斗五錢。

紀本

自安史之亂。兵役不息。田

土荒蕪。兼有攤戶之弊。如李渤疏所言。渭南縣長源鄉本有四百戶。今纔百戶。閿鄉縣本有三百戶。今纔

千戶。由於均攤逃戶。十家之內。五家逃亡。卽令未逃之五家。均攤其稅。如石投井。不到底不止。傳是以逃

亡愈多。耕種愈少。代宗永泰元年。京師米斗一千四百。紀本幾旬。按穗以供宮廚。劉晏傳至麥熟後。市有醉人。

已訖爲祥瑞。較貞觀開元時。幾至數十百倍。讀史者於此。可以觀世變也。至如攻戰之地。戕園糧絕。尤有

不可以常理論者。魯吳守南陽。賊將武令珣。田承嗣等攻之累月。米斗至四五十千。有價無米。一鼠值四

百。

吳傳

安慶緒被圍于相州。斗米錢七萬。慶緒傳黃巢據長安。百姓遁入山柴。累年廢耕耘。賊坐守空城。穀價

涌貴。斗米三十千。官軍皆執山柴。民賣於賊爲食。一人直數十萬。東傳楊行密圍揚州。城中草根木實皮囊。

革帶俱盡。外軍掠人來賣。人五十千。張雄有軍糧。相約交市。金一斤。通犀帶一條。得米五升。高駢傳

長安地氣

地氣之盛衰，久則必變。唐開元、天寶間，地氣自西北轉東北之大變局也。秦中自古爲帝王州，周、秦、西漢、遼都之，符、秦、姚、秦、西魏、後周，相間割據。隋文帝遷都於龍首山下，距故城僅二十餘里，仍秦地也。自是混一天下，成大一統。唐因之，至開元、天寶，而長安之盛極矣。盛極必衰，理固然也。是時地氣將自西趨東北，故突生安、史，以兆其端。自後河朔三鎮名雖屬唐，僅同化外羈縻，不復能臂指相使。蓋東北之氣將興，西方之氣已不能包舉而收攝之也。東北之氣始興而未盛，故雖不爲西所制，尙不能制西。西之氣漸衰而未竭，故雖不能制東北，尙不爲東北所制。而無如氣已日薄一日，帝居遂不能安。於是元宗避嶺山，有成都之行，代宗避吐蕃，有陝州之行，德宗避涇師，有奉天、梁洋之行。地之輒輒不安，和氣之消耗漸散。迨僖宗走成都，走興元，走鳳翔，昭宗走莎城，走華州，又被劫於鳳翔，被遷於洛，而長安自此夷爲郡縣矣。當長安夷爲郡縣之時，契丹安巴堅已起于遼，此正地氣自西趨東北之真消息。特以氣雖東北趨，而尙未盡結，故僅有幽、薊，而不能統一中原。而氣之東北趨者，則有洛陽、汴梁爲之遙遷潛引，如堪輿家所謂過峽者，至一二百年，而東北之氣積而益固。於是金源遂有天下之半，元、明遂有天下之全。至我朝不惟有天下之全，且又擴西北塞外數萬里，皆控制于東北。此王氣全結于東北之明證也。而抑知轉移關鍵，乃在開元、天寶時哉。今就唐書所載開寶以後，長安景象，日漸衰耗之處，撮而敘之，可以驗地氣之變也。

唐人詩所咏長安都會之繁盛宮闕之壯麗以及韋曲鶯花曲江亭館廣運潭之奇瑋異錦華清宮之香車寶馬至天寶而極矣安祿山兵陷長安宮殿未損收京時戰於香積寺賊將張通儒守長安聞敗卽遁未暇焚剽惟太廟久爲賊所焚故肅宗入京作九廟神主告享于長樂殿都會之雄麗如故也代宗時吐蕃所燔惟衢街廬舍而宮殿仍舊朱泚之亂李晟收京時諸將請先拔外城然後北清宮闕晟曰若收坊市地隘人囂非計也賊兵皆在苑中自苑擊之賊走不暇則宮闕保安乃自光泰門入泚果遁去遠方居人至有越宿始知者則并坊市亦無恙矣故晟表有云鐘簴不驚廟貌如故蓋地運尙有百餘年故不至一旦盡燬也黃巢之亂九衢三內宮室尙宛然自諸道勤王兵破賊後入城爭貨相攻縱火焚掠市肆十去六七大內惟含元殿獨存此外惟西內南內及光啓宮而已僖宗在蜀詔京兆尹王徽修復徽稍稍完聚及奉表請帝還其表有云初議修崇未全壯麗則非復舊時景象可知也及昭宗時因王重榮李克用沙苑之戰田令孜劫帝出奔焚坊市并火宮城僅存昭陽蓬萊二宮還京後坐席未暖又因李茂貞之逼奔華州岐軍入京宮室廬閭鞠爲灰燼自中和以來王徽嘗搆之功至是又埽地而盡於是長安王氣衰歇無餘矣見李晟王徽田令孜及黃巢等傳

黃巢李自成

流賊有適相肖者黃巢初從王仙芝爲盜仙芝被戮巢始爲盜魁李自成亦先從高迎祥爲盜迎祥被擒

自成始爲盜魁。相似一也。巢以草賊起事。陷京師。據宮闕。僭號改元。相似二也。巢未入京以前。其鋒不可當。入京僭位後。逆運已滿。未幾。遂一敗塗地。自成自襄陝向京。凶威亦無敵。入京僭位後。逆運亦滿。未幾。亦一敗塗地。相似三也。巢因民謠有逢儒則肉師必覆之語。遂戒軍中不得害儒者。所俘民稱儒者。輒捨之。至福州殺人如麻。過校書郎董樸家。令曰。此儒者。乃滅火弗焚。自成所用牛金星。乃舉人不第者。每肆毒於進士官。而戒軍中勿害舉人。至河南。賊將誤殺一縣令。或告曰。此舉人也。羣駭而去。其相似四也。巢入長安。令唐官三品以上並停。四品以下俱復舊任。自成入京。亦令三品以上並停。四品以下仍舊。其相似五也。豈賊中有人知巢之故事而仿之耶。又巢敗奔狼虎谷。爲林言所斬。事見唐書及通鑑。而小說家謂巢實未死。後爲僧於嵩洛閒。自題其像。有鐵衣著盡著僧衣之句。自成竄九宮山。爲村民擊死。事見明史。而論者謂其部兵尙有數十萬。何至斃于村民之手。遂亦有傳其爲僧於武當者。此二賊先後事迹。何適相肖也。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一

薛居正五代史

宋太祖開寶六年四月，詔修梁、唐、晉、漢、周書。其曰五代史者，乃後人總括之名也。七年閏十月，書成。凡一百五十卷，目錄二卷。監修者爲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同修者爲盧多遜、扈蒙、張澹、李昉、劉兼、李穆、李九齡。見宋史及晁公武讀書志、玉海所引中興書目。皆本各朝實錄爲槁本，此官修之史也。其後歐陽修私撰五代史記七十五卷，藏於家，修沒後，熙寧五年，詔求其書刊行。見宋史。於是薛、歐二史並行於世。至金章宗泰和七年，詔止用歐史。於是薛史漸湮。惟前明永樂大典多載其遺文，然已割裂淆亂。非薛史篇第之舊。恭逢我皇上開四庫館，命諸臣就永樂大典中甄錄排纂，其缺逸者則採宋人書中之徵引薛史者補之。於是薛史復爲完書，仍得列於正史。遂成二十三史之數。今覆而案之，雖文筆迴不逮歐史，然事實較詳，蓋歐史專重書法，薛史專重敘事，本不可相無。以四五百年久晦之書，一旦復出，俾攷古者得參互核訂，所以嘉惠後學，誠非淺鮮也。

薛史全採各朝實錄

五代雖亂離，而各朝俱有實錄。梁貞明中，詔李琪、張袞、殷象、馮錫嘉修太祖實錄，共成三十卷，尋以事

多漏略。又詔敬翔補緝。翔乃別成三十卷。名曰大梁編遺錄。與實錄並行。見薛史李琪此梁祖實錄。貞明

中所成也。其庶人友珪及末帝實錄則周時補修說見後後唐明宗天成四年。詔盧質、何瓚、韓彥暉纂修武皇以上及莊宗實錄。

瓚奏。張昭即張昭遠後單有史才。嘗私撰同光實錄。又欲撰三祖志。并藏唐昭宗賜武皇制詔九十餘。請

以昭爲修撰。并其所撰送史館。從之。昭以懿獻及武皇不踐帝位。乃爲紀年錄二十卷。莊宗實錄三十卷。

上之。見薛史唐紀及五代會要宋史張昭傳此唐武皇以上載紀及莊宗實錄。乃天成中所成也。薛史李愚傳明宗時愚監

臣傳三十卷。又李之儀集記趙鳳修莊宗實錄。不載何挺劾劉晦諱。德之是實錄。并有諸臣列傳。不特朝廷政事也。清泰二年。命史官修明宗實錄。次年。監修國

史姚顗、史官張昭、李祥、吳承範等修成三十卷。上之。見薛史唐紀及吳承範傳宋史張昭傳此明宗實錄。清泰中所成也。其

帝廢帝實錄則周廣順中補修說見後晉在漢前。而晉祖實錄反成在後。後周廣順元年。七月。史官賈緯等以所撰晉高祖

實錄三十卷。少帝實錄二十卷。上之。此晉二帝實錄。皆周廣順中所成也。漢乾祐二年。二月。詔左諫議大

夫賈緯等修高祖實錄。是年十月。監修國史蘇逢吉、史官賈緯等修成二十卷。上之。見漢紀此漢祖實錄。乾

祐中所成也。其隱帝實錄亦周顯德中補修說見後周顯德三年。詔兵部尚書張昭纂修太祖實錄。五年。昭等修成二十卷。

上之。六年。世宗崩。王溥請修世宗實錄。以扈蒙、張澹、王格、董洵爲纂修官。見周紀及宋史王溥傳此周太祖實錄。皆

顯德中所成。而世宗實錄。亦是時所修也。其梁庶人友珪及末帝等實錄。亦皆周代所修。顯德三年。詔張

昭補修梁末帝及唐清泰帝兩朝實錄。昭奏。本朝太祖歷試之事。在漢隱帝時。請先修隱帝實錄。以全太

祖之事。又梁末帝之上。有郢王友珪。弑逆數月。未有紀錄。請仿宋書元凶劾之例書。爲元凶友珪。唐清泰帝前。尚有閔帝。在位四月。亦未有編紀。并請修閔帝實錄。其清泰帝請書爲廢帝。從之。見周紀及五代會要。宋史張昭傳。此梁庶人友珪及末帝。唐閔帝。廢帝。漢隱帝實錄。皆周顯德中所補修也。可見五代諸帝。本各有實錄。薛居正卽本之以成書。故一年之內。卽能告成。今案其紀載。不惟可見其採取實錄之跡。而各朝實錄之書法。亦并可概見焉。

薛史書法迴護處

梁太祖紀。朱瑄。朱瑾。救汴。後帝卽朱溫以其有力於己。厚禮而歸之。瑄。瑾。以帝軍士勇悍。懸金帛誘之。軍士利其賞。赴之者衆。帝乃移檄讓之。瑾等來使不遜。乃命朱珍侵曹伐濮。案通鑑攷異及五代史補。朱溫常思兵力不足。敬翔說令麾下士詐爲叛逃。卽奏於唐帝。并告四鄰。以追叛爲名。可以拓地廣衆。溫大喜。從之。是兗鄆本無誘兵之事。特溫託詞以爲兵端也。而薛史云云。是真謂瑄。瑾。以誘兵啓釁矣。歐史則直書宣歐史瑄作宣瑾。助汴。已破秦宗權。東歸王朱溫時已封王。移檄兗鄆。誣其誘汴亡卒。乃發兵攻之。

天祐元年。七月。帝發東都。至河中。八月。壬寅。昭宗遇弑於大內。遣制以輝王柎爲嗣。十月。帝至洛陽。臨於梓宮。祇見於嗣君。案李彥威卽朱友恭。氏叔琮等傳。溫旣遷唐昭宗於洛陰。遣敬翔至洛。令彥威。叔琮。行弑。以龍武兵夜入。叩宮奏事。夫人裴正一開門。問奏事何得以兵入。牙官史太殺之。直趨椒蘭殿。昭宗方醉。

起走。太持劍逐而弑之。是昭宗之被弑。實溫使彥威等行事也。而薛史云。溫在河中。昭宗遇弑於大內。一若昭宗之弑。無與於溫者。下又云。溫至洛。臨於梓宮。祇見於嗣君。一似能曲盡臣節者。歐史則直書溫遣朱友恭、氏叔琮、蔣元暉等行弑。昭宗崩。二年十一月。天子唐昭宗命帝溫即朱爲相國。總百揆。以宣武等二十一道爲魏國。進封帝爲魏王。兼備九錫之命。帝讓相國魏王九錫。案孔循傳。唐哀帝宣帝封溫魏王。備九錫。拒不受。蔣元暉、柳燦馳謂溫曰。自古革易之際。必先建國。備九錫。然後禪位。溫曰。我不由九錫作天子可乎。是溫急於篡國。非讓殊禮也。而薛史云。則似溫真能辭讓矣。歐史則云。溫怒不受。是歲唐昭宣帝卜祀天於南郊。溫怒。以爲蔣元暉等欲延唐祚。昭宣帝懼。遂改卜郊。薛史不書。又是歲溫遣人告蔣元暉私侍何太后。遂殺元暉。弑太后。薛史亦不書。昭宣帝禪位後。梁封爲濟陰王。開平二年正月。弑之。薛史亦不書。乾化二年。溫爲其子友珪所弑。薛史亦不書。但書友珪葬太祖於伊闕。號宣陵。唐明宗紀。帝奉莊宗命。討趙在禮。至鄴城。夜有軍士張破敗等鼓噪逼營。曰。城中兵何罪。直畏死耳。今已與城中約。欲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帝力拒之。亂兵益擐甲露刃。環帝左右。安重誨、霍彥威、蹇帝足請詭許之。因爲亂兵擁入城。夕乃得出。帝欲歸藩上章。圖再舉。重誨等謂元行欽已棄甲而去。行欽亦以兵變營去。不知其所奏如何。正當赴闕自陳。以杜讒口。帝從之。至相州。獲官馬二千匹。元行欽已以蜚語入奏。及至汴。有姚彥溫來投。謂主上已惑行欽之言。事勢已離。不可再合。帝曰。卿自不忠。言何悖也。莊宗尋爲

郭從謙所弑。帝急入洛。時魏王繼岌征蜀未還。帝謂朱守殷曰。公善巡撫。以待魏王。吾奉大行梓宮。禮畢。即歸藩矣。而羣臣上箋勸進。至再三。請監國。帝始從之。據此。則明宗遇軍變後。率兵向京師。並無反心。祇欲自訴。迨莊宗被弑。猶欲俟其子繼岌至而奉之。可謂純臣矣。然攷當日情事。有不盡然者。明宗性本淳實。兵變之初。固不肯因以爲利。即兵變後。欲歸藩待罪。欲上章申理。亦屬實情。然是時惟有隻身歸朝。庶明心跡。而明宗武夫。豈能知此。方外怵於元行欽之奏其反。內惑於石敬瑭。安重誨等之勸其反。勢當騎虎難下之時。不得不爲挺鹿走險之計。則當其率兵而南。固已變計決反。非真欲面訴於莊宗之前也。天下豈有欲自訴不反。而轉舉兵向闕者。本紀所云赴闕自陳。可不辨而知其飾說也。且是時甫一舉足。反形已露。康義誠曰。今從衆則有歸。守節則將死。明宗納其言。義誠傳非決計反。則何以納其言也。鄭琮在營中。安重誨欲徵四方兵。琮歷數諸道屯兵之數。附口傳檄。相次而至。琮傳王晏球率兵戍瓦橋關。明宗招之。即以兵來會。晏球傳非決計反。則何以徵諸道兵也。至相州。即掠官馬以益軍矣。至河上。則劫上供船。絹帛。以犒軍矣。既先以三百騎付敬瑭。使速入汴。石晉傳又養子從珂自橫水率兵。與王建立倍道馳至。由是軍聲大振。廢帝傳其抗逆之跡。已不待言。而本紀猶謂其入汴入洛。猶懷退讓。蓋當時實錄。例有隱諱。修史者但照本抄錄。不復改訂耳。歐史則書軍變後。嗣源入於魏。與在禮合。以其兵南遣。石敬瑭將三百騎爲先鋒。嗣源至鉅鹿。掠馬三千以益軍。是明著其反逆之跡。可謂直筆。而其先本無欲反之意。則於石晉紀及

霍彥威傳內見之。是又不沒其初念。以見其倉卒被逼。不同於郭威之自澶州入也。

漢隱帝紀。帝密詔李洪義誅王殷。又詔郭崇誅郭威。王峻而洪義不敢發。反以詔示威。威卽召王峻、郭崇、及諸將校至曰。君等當奉行詔書。斷予首以報天子。崇等曰。此必李業等所誣構。事可陳論。何須自棄。於是爭勸威入朝。乃率衆南行。周太祖紀亦云。帝威途次又謂將校曰。吾此來萬不得已。然以臣拒君。寧論曲直。汝等不如奉行前詔。我以一死謝天子。實無所恨。是郭威本志。似尙能守臣節者。案魏仁浦傳。郭威得洪義所示密詔。卽召仁浦於臥內。仁浦教威倒用璽守印。更爲詔書。令威誅諸將校以激怒之。將校皆憤然效用。遂舉兵渡河。是威方更詔書以欺衆。詎肯以天子誅己之詔。出示諸將。使奉詔殺己乎。本紀所云。誣飾顯然。歐史帝紀則直書郭威反。

周太祖紀。漢隱帝遣慕容彥超拒郭威於劉子坡。王師敗。威謂宋延渥曰。爾國親。可速往衛主上。明日。望見帝旗在高坡之上。謂隱帝在其下。卽免胄而前。左右勸止之。威曰。吾君在此。又何憂焉。及至。則隱帝已去矣。案劉子坡之戰。隱帝親在陣中。威果欲自訴。何不於是時釋甲趨謁。乃方遣何福進、王彥超、李筠等大合騎以乘之。旣敗王師。豈有明日又欲束身見主之理。且明日清晨。隱帝已爲郭允明所弑。又安得有旌旗在高坡之上。其爲飾說。亦不待辨也。

隱帝旣崩。郭威遣人迎湘陰公贊來卽位。已而威至澶州。兵變入京。王峻聞贊已至宋州。慮左右變生。遣

郭崇以七百騎往衛之。案十國春秋，崇至宋州，贊召見於樓上，判官董裔說贊曰：「崇瞻視舉措，必有異謀，不如殺之。」贊猶豫不決。崇遂幽贊於外館，是峻之遣崇，本欲害贊於途也。而本紀反云衛之尤屬矛盾。歐史則直書王峻遣郭崇以七百騎逆贊於宋州，殺之。

薛史失檢處

唐莊宗之被弑也，弟存霸自河中奔太原，存渥亦自洛興劉后奔太原。薛史存彥超傳謂存霸至太原，與呂、鄭二內官謀殺畱守張憲及其部將苻彥超。彥超覺之，部下大噪，憲出奔，軍士殺存霸及呂、鄭，而張憲傳則謂存渥奔太原，左右見其馬已斷飾，必戰敗而逃者，因欲殺呂、鄭，繫存渥以觀變。憲不可，而彥超已誅呂、鄭，軍士大亂，是一事也。彥超傳則以爲存霸，憲傳則以爲存渥，殊屬兩岐。案存渥出奔，行至風谷，爲部下所殺，惟存霸剪髮爲僧，求彥超庇護，而軍士殺之，是與呂、鄭同被殺者，乃存霸非存渥也。歐史則憲、彥超二傳皆書存霸，又南唐劉仁贍死守壽州，薛史則列在周書，蓋以其有降表至周世宗，加以官秩，旣沒，又贈卹極隆，故列之於周臣也。然仁贍固守無二志，其子崇諫勸之降，卽斬以徇，及病甚，不知人事，副使孫羽詐爲仁贍書以降，且舁至周營。世宗嘉其忠於所事，加爵進官，詔出而仁贍已卒，是仁贍實未嘗降也。薛史周紀旣書劉仁贍上表乞降，令其子崇讓請罪，仁贍傳亦云仁贍病急，翻然納款，末又云先斬其子崇諫，其後出降，乃欲保其後嗣，抑有由焉。是真謂仁贍之初抗節而終改節矣。若非歐史辨明，豈不

受誣千載邪。苻彥饒斬白奉進之兵。奉進來責彥饒。麾下兵噪而殺奉進。已而軍將馬萬等作亂。縛彥饒送京。誣其通范延光謀反。晉祖遂使人殺之於途。薛史竟稱彥饒通延光反。伏誅。歐史則直書其事。謂以反誅。非其罪也。可見薛史全據各朝實錄。而不復參攷事之真僞。此歐史之所以作也。

薛史亦有直筆

薛史雖多迴護處。然是非亦有不廢公道者。列傳諸臣多與居正同仕前朝。否則其子孫亦有與居正同官於宋者。趙延壽子廷贊。仕宋爲廬延等州節度使。而延壽傳不諱其背晉附遼。求爲遼太子之事。崔協子頌。仕宋爲諫議大夫。而協傳直書任圜譏其沒字碑。符存審子彥卿。仕宋封魏王。而存審傳不諱其少時犯罪。將就戮。以善歌得妓者救免之事。王繼宏子永昌。仕宋爲內諸司使。而繼宏傳載其曾爲高唐英將。唐英待之甚厚。後竟殺唐英。自爲畱後曰。吾儕小人。若不因利乘便。何以得志。尹暉子勳。仕宋爲防禦使。而暉傳不諱其反戈推戴唐廢帝之事。傳贊并謂因倒戈而杖鉞。豈義士之所爲。趙在禮。孫廷勳。仕宋。歷岳蜀二州刺史。而在禮傳載其在宋州貪暴。及移鎮。民相賀曰。拔去眼中釘矣。在禮聞之。怒。又乞畱宋一年。每戶徵錢一千。號拔釘錢。後契丹入汴。索在禮貨財。在禮不勝憤。以衣帶就馬櫪自縊死。安審琦三子。皆仕宋爲顯官。而審琦妾通於隸人。遂與之通謀。殺死審琦之事。傳中亦不諱。此足見其直筆。不以同官而稍有瞻徇也。他如高漢筠子貞文。仕宋爲開封尹。而漢筠傳歷敘其潔己愛民。則以漢筠本良二千

石也。高行周子懷德仕宋爲駙馬都尉。而行周傳敍其歷官政績。則以行周本能以慎重自處者也。此薛史之終不可沒也。

薛歐二史體例不同

薛史梁祖紀開首卽以帝稱之。歐史則先稱朱溫。賜名後稱全忠。封王後稱王。僭位後始稱帝。蓋薛則仿宋、齊、梁、陳書之例。歐則仿史記之例也。薛史於各國僭大號者。立僭僞傳。其不僭號而自傳子孫者。立世襲傳。歐則概列爲世家。亦仿史記也。薛史凡除官自宰相至於刺史。皆書於本紀。幾同腐爛朝報。歐史則但書除拜宰相及樞密使。其餘不書。以省繁冗也。五代革易頻仍。惟梁、唐創業各三十餘年。故其臣有始終在一朝者。其他未有不歷仕數朝。薛史則以死於某朝者。卽入於某朝傳內。如張全義、朱友謙、袁象先等事蹟。多在梁朝。而編入唐書。楊思權佐唐廢帝篡位。而編入晉書。馮道歷唐、晉、漢、周。皆爲相。而編入周書。歐史則以專仕一朝者係於某朝。其歷仕數朝者。則另爲雜傳。以敍其歷宦之蹟。此又創例之最得者。

歐史不專據薛史舊本

歐史雖多據薛史舊本。然采證極博。不專恃薛本也。宋初薛史雖成。而各朝實錄具在。觀通鑑攷異。尙引梁太祖、唐莊宗實錄。則歐公時尙在可知也。歐史郭崇韜傳贊云。余讀梁宣底。則實錄之外。又有宣底等故籍。皆不遺也。劉昫之舊唐書。修成亦未久。其所援據底本。方藉以修新唐書。凡唐末交涉五代之事。又

足資攷訂。至宋初諸臣記五代事者尤多。案宋史范質嘗述朱梁至周爲通鑑六十五卷。傳王溥亦采朱梁至周爲五代會要共三十卷。王子融集五代事爲唐餘錄六十卷。傳子融路振探五代九國君臣事跡作世家列傳。傳振鄭向以五代亂亡史多缺漏著開皇紀三十卷。傳向此外又有孫光憲北夢瑣言陶岳五代史補王禹偁五代史闕文劉恕十國春秋龔穎運厯圖見於宋藝文志及晁公武讀書志者皆在歐公之前。足資攷訂其出自各國之書如錢儼之吳越備史備史遺事湯悅之江南錄徐鉉之吳錄王保衡之晉陽見聞要錄又皆流布而徐無黨注中所引證之唐摭言唐新纂九國志五代春秋鑑戒錄紀年錄三楚新編紀年通譜閩中實錄等書又皆歐所參用者蓋薛史第據各朝實錄故成之易而記載或有沿襲失實之處。歐史博採羣言旁參互證則眞僞見而是非得其眞故所書事實所紀月日多有與舊史不合者。卷帙雖不及薛史之半而訂正之功倍之文直事核所以稱良史也。

歐史書法謹嚴

不閱舊唐書不知新唐書之綜核也。不閱薛史不知歐史之簡嚴也。歐史不惟文筆潔淨直追史記而以春秋書法寓褒貶於紀傳之中則雖史記亦不及也。其用兵之名有四兩相攻曰攻如梁紀孫儒攻楊行密於揚州是也。以大加小曰伐如梁紀遣劉知俊伐岐是也。有罪曰討如唐紀命李嗣源討趙在禮是也。天子自往曰征如周紀東征慕容彥超是也。攻戰得地之名有二易得曰取如張全義取河陽是也。難得

曰克。如龐師古克徐州是也。以身歸曰降。如馮霸殺潞將李克恭來降是也。以地歸曰附。如劉知俊叛附於岐是也。立后得其正者。曰以某妃某夫人爲皇后。如唐明宗紀立淑妃曹氏爲皇后是也。立不以正者。曰以某氏爲皇后。如唐莊宗紀立劉氏爲皇后是也。凡此皆先立一例。而各以事從之。褒貶自見。其他書法亦各有用意之處。如梁紀書弑濟陰王。王卽唐昭宣帝也。不曰昭宣帝而曰濟陰王者。遜位後梁所封之王。書之以著其實。又書弑以著梁罪也。襄州軍亂殺其刺史王班。不書王班死之。而以被殺爲文者。智不足以衛身而被殺。不可以死節予之也。殺王師範。不曰伏誅而曰殺者。有罪當殺曰伏誅。不當殺則以兩相殺爲文也。郢王友珪反。反與叛不同。叛者背此附彼。反則自下謀上。惡逆更大也。反不書日者。反非一朝一夕。難得其日也。梁太祖唐莊宗皆被弑。故不書葬。唐明宗攷終。宜書葬矣。以賊子從珂所葬。故亦不書也。梁紀天雄軍亂。節度使賀德倫叛。附於晉。亂首係張彥。而書德倫者。責在貴者也。而德倫究不可加以首惡。而可責以不死。故書叛附於晉也。唐滅梁。敬翔自殺。翔因梁亡而自殺。可謂忠矣。不書死之。而但書自殺。以梁祖之惡。皆翔所爲。故不以死節予之也。除官非宰相樞密使不書。說見前而唐紀書教坊使陳俊爲景州刺史。內園栽接使儲德源爲憲州刺史者。著其授官之太濫也。明宗紀先書皇帝卽位於柩前。繼書魏王繼岌薨。見其卽位時君之子尙在。則其反不待辨而自明也。又書郭從謙爲景州刺史。旣而殺之。從謙弑莊宗。乃不討而反官之。見明宗之無君也。其罪本宜誅。乃不書伏誅而書殺者。明宗亦同罪。

不得行誅。故以兩相殺爲文也。秦王從榮以兵入興聖宮。不克伏誅。從榮本明宗子。以明宗病。恐不得立。以兵自助。故不書。反而擅以兵入宮。其罪當誅。故其死書伏誅也。漢紀隱帝崩。卽書漢亡。隱帝被殺後。尙有李太后臨朝。及迎湘陰公贇嗣位之事。漢猶未亡也。而卽書漢亡。見太后臨朝等事。皆周所假託。非漢尙有統也。周太祖紀書漢人來討。周祖篡漢得位。崇之於周。義所當討。故書討也。世宗紀書帝如潞川攻漢。不曰伐而曰攻者。曲在周也。此可見歐史本紀書法。一字不苟也。其列傳亦有折衷至當者。死節分明。如王彥章、裴約、劉仁贍。旣列之死節傳矣。尙有宋令詢、李遐、張彥卿、鄭昭業等。皆一意矢節。以死殉國。而傳無之。則以其事迹不完。不能立傳故也。然於本紀特書死之。以表其忠。固不在傳之有無矣。張憲畱守太原。莊宗被弑後。皇弟存霸來奔。或勸憲拘存霸。以俟朝命。張昭又勸其奉表明宗。憲皆涕泣拒之。已而存霸爲存彥超軍士所殺。憲出奔沂州。薛史書憲坐棄城。賜死。歐獨明其不然。然以其不死於太原。故亦不入於死事傳。但書憲出奔沂州見殺而已。藥彥稠、王思同。皆以兵討潞王從珂。爲從珂所執而死。乃思同入死事傳。而彥稠不入。則以思同詞義不屈。係甘心殉國者。彥稠第被執見殺。不可竟以死節予之也。於此可見歐史之斟酌至當矣。

歐史傳贊不苟作

歐史紀傳各贊。皆有深意。於張承業傳則極論宦官之禍。而推明郭崇韜之死。由於宦官之譖。使崇韜不

死其所將征蜀之兵皆在麾下。明宗能取莊宗之天下而代之哉。追原禍本。歸獄貂璫。可謂深切著明矣。唐六臣張文蔚等。押傳國寶遜位於梁。此事與朋黨何涉。而傳贊忽謂此時君子盡去。小人滿朝。故其視亡國易朝。恬不知怪。而所以使君子盡去者。皆朋黨之說中之也。蓋宋仁宗時。朝右黨論大興。正人皆不安其位。故借以發端。警切時事。不覺其大聲疾呼也。至晉出帝紀贊。深明以姪爲子。而沒其本生父爲非。謂出帝本高祖兄敬儒之子。當時以爲爲高祖子。則得立。爲敬儒子。則不得立。於是深諱其所生而絕之。以欺天下。以爲真高祖子也。禮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自古雖出繼爲人後。未有絕其本生而不稱父母者。余書曰。追封皇伯敬儒爲宋王者。以見其絕天性。臣其父而爵之也。於晉家人傳贊。又反覆申明之。則以當時濮議紛呶。朝臣皆以英宗當考仁宗。而以本生濮王爲伯。歐公與韓琦等獨非之。故因是以深斥其非禮也。可見歐史無一字苟作。

歐史失檢處

歐史亦有失檢處。唐昭宗之被弑也。李彥威傳則云。梁祖遣敬翔至洛。與彥威等謀弑之。李振傳又云。梁祖遣振至洛。與彥威等謀弑之。此必有一誤。梁本紀書。朱友謙叛。殺同州節度使程全暉。而全暉傳則云。全暉奔京師。是紀傳兩不符合。薛史則紀傳皆稱奔京師。當不誤也。羅紹威傳。魏博自田承嗣始有牙軍。歲久益驕。至紹威時已二百年。案承嗣至紹威。實止百五十年。歐史所云。亦行文之誤。鄭遨傳。遨與李振

善。方振貴顯，邀不一顧。振得罪南竄，邀徒步千里往視之。案振仕梁爲樞密使，並無遠謫之事。及唐滅梁，振卽被誅。又未嘗貶竄也。而邀傳何以云耶？唐莊宗被弑後，其弟存霸奔太原，據苻彥超傳則云：彥超欲留之，軍士大噪，遂殺之。張憲傳又云：憲欲納之，彥超不從，存霸乃見殺。亦不盡一。且歐史例以歷仕數朝者入雜傳，專仕一朝者入某朝傳。氏叔琮、李彥威、李振、韋震，皆只仕梁一朝，何以不入梁傳而入雜傳？元行欽先事劉守光，繼降唐，何以反不入雜傳而列於唐臣傳？此不免自亂其例也。至如宋太祖奮跡，全在周朝，建立戰功，勳望由此大著。薛史於周紀一一敘之，如高平之戰，則書今上先犯其鋒，清流關之戰，書今上破淮賊萬五千人，擒皇甫暉、姚鳳，六合之戰，書今上大破江南軍於六合，楚州之役，書今上在城北，親冒矢石，登城拔之，迎鑾江口之捷，書今上率戰權直抵南岸，焚柵而還。此皆宋太祖歷試之迹也。歐史一概不書，但云周師擊敗之而已。豈以宋祖仕周爲諱耶？然宋祖由周臣爲軍士擁立，固不能諱，亦不必諱也。居正在太祖時修史，必進御覽，並不隱諱。歐史修於仁宗時，乃轉諱之耶？蓋第欲取其行文之簡淨耳。

一產三男入史

一產三男四男入史，自舊唐書始。高宗紀：嘉州辛道讓妻，一產四男。高苑縣吳文威妻魏氏，一產四男。哀帝紀：潁州汝陰縣彭文妻，一產三男。歐陽五代史仿之，亦載於本紀。如同光二年，軍將趙暉妻一產三男。

是也。或以爲瑞而記之。不知此乃記異耳。徐無黨註云。此因變異而書。重人事。故謹之。後世以此爲善祥。故於亂世書之。以見其不然也。今案唐高宗後卽有武氏之禍。哀帝正當失國時。尙有此事。又宋史哲宗紹聖四年。宣州民妻一產四男。元符二年。河中猗氏縣民妻一產四男。徽宗重和元年。黃巖民妻一產四男。未幾卽有金人之禍。可知一產三男四男。皆是變異。非吉祥也。

五代諸帝多由軍士擁立

宋太祖由陳橋兵變。遂登帝位。查初白詩云。千秋疑案陳橋驛。一著黃袍便罷兵。蓋以爲世所稀有之異事也。不知五代諸帝多由軍士擁立。相沿爲故事。至宋祖已第四帝矣。宋祖之前。有周太祖郭威。郭威之前。有唐廢帝王從珂。從珂之前。有唐明宗李嗣源。如一轍也。趙在禮爲軍士皇甫暉等所逼。據鄴城叛。莊宗遣嗣源討之。方下令攻城。軍吏張破敗忽縱火噪呼。嗣源叱之。對曰。城中之人何罪。但思歸不得耳。今宜與城中合勢。請天子帝河南。令公帝河北。嗣源涕泣諭之。亂兵呼曰。令公不欲。則他人有之。我輩狼虎。豈識尊卑。安重誨。霍彥威等勸嗣源許之。乃擁嗣源入城。與在禮合。率兵而南。遂得爲帝。見霍彥威等傳此唐明宗之由軍士擁立也。潞王從珂爲鳳翔節度使。因朝命移鎮。心懷疑懼。遂據城拒命。愍帝命王思同等討之。張虔釗會諸鎮兵皆集。楊思權攻城西。尹暉攻城東。從珂登城呼外兵曰。吾從先帝二十年。大小數百戰。士卒固嘗從我矣。今先帝新棄天下。我實何罪而見伐乎。因慟哭。外兵聞者皆哀之。思權呼其衆曰。潞

王、眞吾主也。卽擁軍士入城。暉聞之。亦解甲降。從珂由是率衆而東。遂得爲帝。見王思同、楊思權等傳。此廢帝之由。

軍士擁立也。郭威以漢隱帝欲誅己。遂起兵犯闕。隱帝遇弑。威請太后臨朝。又迎立湘陰公。會契丹兵入

滑州。威率兵北伐。至澶州。軍校何福進等與軍士大呼。越屋而入。請威爲天子。或有裂黃旗以加其身者。

山呼震地。擁威南還。遂得爲帝。見漢周各本紀。此周祖之由。軍士擁立也。尙有擁立而未成者。石敬瑭爲河東節

度使時。因出獵。軍中忽有擁之呼萬歲者。敬瑭惶惑。不知所爲。段希堯勸其斬倡亂者。李暉等三十餘人。

乃止。希堯傳。敬瑭爲帝後。命楊光遠討范延光。至滑州。軍士推光遠爲主。光遠曰。天子豈汝等販弄之物。乃

止。光遠傳。符彥饒率兵戍瓦橋關。裨將張諫等迎彥饒爲帥。彥饒僞許之。約明日以軍禮見於南衙。遂伏甲。

盡殺亂者。彥饒傳。郭威自澶州入京。有步軍校因醉揚言。昨澶州馬軍抹策。今我步軍亦欲扶策。威聞。急擒

其人斬之。令步軍皆納甲仗。始不爲亂。周本紀。此皆擁立未成。故其事未甚著。然亦可見是時軍士策立天

子。竟習以爲常。推原其始。蓋由唐中葉以後。河朔諸鎮。各自分據。每一節度使卒。朝廷必遣中使往察軍

情。所欲立者。卽授以旄節。見新舊唐書藩鎮傳。至五代。其風益甚。由是軍士擅廢立之權。往往害一帥。立一帥。有同

兒戲。今就唐末及五代計之。黃巢之亂。武寧節度使支詳遣時溥率兵赴難。兵大呼。反逐支詳。推溥爲

後。溥傳。青州王敬武卒。三軍推其子師範爲畱後。師範傳。義武王處存卒。軍中推其子郛爲畱後。李克用之起

也。康君立等推爲大同軍防禦使。朱瑱本鄆州指揮使。軍中推爲本州畱後。天雄軍亂。囚其節度使樂彥

貞并殺其子從訓聚而呼曰孰願爲節度使者羅宏信出應之牙軍遂推爲畱後宏信傳夏州李思諫卒軍

中立其子彝昌爲畱後趙在禮之被逼而反也軍士皇甫暉因戍兵思歸劫軍將楊仁晟爲帥仁晟不從

暉殺之又推一小校小校不從亦殺之乃攜二首詣在禮曰不從者視此在禮不得已從之遂爲其帥如

此類者不一而足計諸鎮由朝命除拜者十之五六由軍中推戴者十之三四藩鎮旣由兵士擁立其勢

遂及於帝王亦風會所必至也乃其所以好爲擁立者亦自有故擁立藩鎮則主帥德之畏之旬犒月宴

若奉驕子雖有犯法亦不敢問如魏博牙兵是也說見後擁立天子則將校皆得超遷軍士又得賞賜剽掠

如明宗之立趙在禮卽授滄州節度使皇甫暉亦擢陳州刺史楊思權叛降廢帝於鳳翔時先謂廢帝曰

望殿下定京師後與臣一鎮勿置在防禦團練之列乃懷中出一紙廢帝卽書可邪寧節度使後果與尹

暉皆授節鎮同時立功之相里金王建立亦擢節度使周祖卽位亦以佐命之王峻爲樞密使郭崇爲節

度使此將校之所以利於擁立也至軍士之得重賞恣劫奪更無紀極明宗之入洛也京師大亂焚剽不

息明宗亟命止焚掠百官皆敝衣來見紀本廢帝之反愍帝遣兵討之幸左藏庫賞軍人各絹二十四匹錢五

千軍士負物揚言於路曰到鳳翔更請一分康義誠傳王師旣降廢帝許以事成重賞軍士皆過望及入立有

司獻庫籍甚少廢帝大怒自諸鎮至刺史皆進錢帛助賞猶不足乃率民財佐用囚繫滿獄又借民屋課

五月盧質李專美等傳諸軍猶不滿欲相與謠曰去卻生菩薩扶起一條鐵紀本先是帝在鳳翔許入洛後人各賞

百緡。至是以禁軍在鳳翔降者楊思權等。各賞馬二。駝一。錢七十緡。軍士二十緡。在京者十緡。通鑑周太祖初至滑州時。王峻諭軍士曰。我得公處分。俟入京。許爾等旬日剽掠。衆皆踴躍。紀本及至汴。自迎春門入。諸軍大掠。烟火四發。明日。王峻、郭崇曰。若不禁止。比夜化爲空城矣。由是命諸將斬其尤甚者。晡時乃定。紀本而前滑州節度使白再榮已爲亂軍所害。侍郎張允墜屋死。隱帝紀安叔千家。貲已掠盡。軍士猶意其有所藏。篋掠不已。傷重。歸於洛陽。叔千傳時有趙童子者。善射。憤軍士剽掠。乃大呼曰。太尉志除君側之惡。鼠輩敢爾。乃賊也。持弓矢。據巷口。來犯者輒殺。由是保全者數十家。後周祖聞民間有趙氏當有天下之謠。疑此童子。遂使人誣告殺之。五代史補又趙鳳見居民無不剽之室。亦獨守里門。軍不敢犯。鳳傳是周祖犯闕時。居民得免劫奪者。惟此二趙之里。其他自公卿以下。無不被害也。此軍士之利於擁立也。王政不綱。權反在下。下凌上替。禍亂相尋。藩鎮旣蔑視朝廷。軍士亦脅制主帥。古來僭亂之極。未有如五代者。開闢以來。一大劫運也。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二

五代樞密使之權最重

唐中葉以後始有樞密院。乃宦官在內廷出納詔旨之地。昭宗末年。朱溫大誅唐宦官。始以心腹蔣元暉爲唐樞密使。此樞密移於朝士之始。溫篡位。改爲崇政院。敬翔、李振爲使。凡承上之旨。皆宣之宰相。宰相有非見時而事當上決者。則因崇政使以聞。得旨。則復宣而出之。然是時止參謀議於中。尙未專行事於外。至後唐復樞密使之名。郭崇韜、安重誨等爲使。樞密之任。重於宰相。宰相自此失職。見歐史郭崇韜傳贊今案唐莊宗時。崇韜爲使。明宗時。安重誨爲使。晉高祖時。桑維翰爲使。漢隱帝時。郭威爲使。當崇韜爲使時。宰相豆盧革以下皆傾附之。以崇韜父諱宏遠。奏改宏文館爲崇文館。重誨爲使時。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悞衝其前導。重誨卽臺門斬延而後奏。是時四方奏事。皆先白重誨。然後聞。重誨與任圜不協。則因朱守殷反。卽誣圜通謀而先殺之。忌潞王從珂。則嗾其部將楊彥溫逐出之。明宗遣藥彥儔致討。命生致彥溫。欲親訊其由。而彥稠希重誨旨。卽殺彥溫以滅口。宰相馮道等亦希重誨意。數言從珂失守。宜坐罪。明宗不聽而止。郭威爲使時。率兵平三叛歸。西京畱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守恩。官已使相。肩輿出迎。威怒之。卽以頭子命白文珂代之。守恩方在客次待見。而吏已馳報新畱守視事於府矣。守恩遂罷。可見當時樞

密之權。等於人主。不待詔敕。而可以易置大臣。其後出鎮魏州。史宏肇又令帶樞密使以往。蘇逢吉力爭之。不得。於是權勢益重。遂至稱兵犯闕。莫不響應也。

五代姑息藩鎮

唐自失河北後。河朔三鎮。朝命不行。已同化外。羈縻至末季。天子益弱。諸侯益強。朝廷尤以姑息爲事。卒至尾大不掉。區宇分裂。鼎祚遽移。梁祖以梟桀之資。驅策羣下。動以誅戮從事。如氏叔琮。朱友恭。王重師。朱珍。鄧季筠。胡規。黃文靜。李讜。李重允。范居實等。皆披堅執銳。爲開國功臣。一有疑忌。輒斬艾隨之。固未嘗稍事含忍也。及末帝卽位。漸不能制其下。楊師厚在魏博。朝廷常有隱憂。而不敢過問。師厚死。乃私賀於宮中。華溫琪爲定昌節度使。奪人妻。爲其夫所告。帝下詔曰。若便行峻典。謂予不念功勳。若全廢舊章。謂予不念黎庶。爲人君者。不亦難乎。乃召溫琪入。爲金吾大將軍。此可以見其曲事調停。略無威斷矣。莊宗登極。歷年未久。明宗嘗因諸侯邸吏驕恣。杖遣示懲。可謂能整飭紀綱者。自唐末諸藩之邸吏在京者。每御史上事。皆至客次。通名。勢以榮酒而不相見。至是虛文紀爲中丞。邸吏入見。文紀據牀端。笏臺吏通名。贊拜而出。皆愧怒。明宗開之。問趙鳳。邸吏何宜。曰。知縣發遞。知後之流也。明宗曰。然則吏卒耳。安得慢吾法。官皆杖而遣之。見文紀傳。然姑息之弊。實起於是時。高季興擅竊夔州。帝遣西方鄴討之。以霖潦班師。李勣超據夏州。不受代。帝遣安從進討之。以芻糧不繼。班師。安重誨慮孟知祥據蜀。遣李嚴往監軍。知祥卽斬嚴以叛。嚴傳。董璋與知祥分據兩川。攻陷遂。閬。二州。帝遣石敬瑭討之。又以饋餉不給。引還。帝遣人往諭。璋改過。璋不聽。璋傳。知祥

抗命既久，范延光奏曰：陛下若不屈意招撫，彼亦無由自新。帝曰：知祥，吾故人也，撫之何屈意之有？乃以詔賜知祥。知祥始上表謝。明宗紀及知祥傳是明宗之於強藩，已多所包容，不能制馭矣。至石晉尤甚，幾有冠履倒置之勢。楊光遠奉命討范延光，兵柄在手，以爲晉祖畏己，輒干預朝政，或抗有所奏。晉祖亦曲意從之。光遠傳張彥澤爲節度使，所爲不法，從事張式諫不聽，出奔。彥澤使人面奏，謂彥澤不得張式，恐致不測。晉祖亦不得已與之。彥澤傳朝廷之尊，反爲臣下所脅制，然此猶事之小者也。安重榮在鎮州，以晉祖厚事契丹，數加非笑，謂中國以事外蕃，上表欲興兵攻契丹，并執契丹使者，馳書各鎮，謂契丹貪傲無厭，將與之決戰。帝諭止之，不從。重榮謂帝無如之何，遂與襄州安從進謀反。重榮傳從進在襄州，南方貢輸道襄者，輒賈之。帝欲徙之青州，使人告以虛，青州以待從進曰：移青州在漢江南，卽赴任。帝亦優容之。從進傳威令不行，武夫悍將，桀傲至此，固由於兵力不足以相制。然周世宗登極後，諸鎮咸惕息，受驅策，則又不繫乎兵力之強弱，而制馭天下自有道矣。

五代藩郡皆用武人

五代諸鎮節度使，未有不用勳臣武將者。遍檢薛、歐二史，文臣爲節度使者，惟馮道暫鎮同州，桑維翰暫鎮相州及秦寧而已。兜鑿積功，恃勳驕恣，酷刑暴斂，荼毒生民，固比比皆是。乃至不隸藩鎮之州郡，自朝廷除刺史者，亦多以武人爲之。歐史郭延魯傳，謂刺史皆以軍功拜，論者謂天下多事，民力困敝之時，

不宜以刺史任武夫。恃功縱下爲害不細。薛史安重榮傳亦云。自梁唐以來。郡牧多以勳授。不明治道。例爲左右羣小所惑。賣官鬻獄。割剝烝民。誠有慨乎其言之也。故雖以唐明宗之畱心吏治。懲貪獎廉。吏有犯贓。輒置之死。曰貪吏者。民之蠹也。鄧州陶玘。亳州李鄴。皆以贓污論死。又嘗下詔褒廉吏石敬瑭。安從阮。張萬進。孫岳等。以風厲天下。然出身軍伍。本不知撫循。風氣已成。淪胥莫挽。相里金傳云。是時諸州刺史。皆用武人。多以部曲主場務。漁蠹公私。以利自入。金爲沂州刺史。獨禁部曲不與民事。厚加給養。使主家務而已。此亦非有循績可紀。而當時已以金爲治行之最。則民之罹於塗炭可知也。自宋太祖易以文臣牧民。而後天下漸得甦息。歷代因之。皆享國久長。民不思亂。豈非設官立法之善。有以出水火而登之衽席哉。

五代藩帥劫財之習

五代之亂。朝廷威令不行。藩帥劫財之風。甚於盜賊。強奪枉殺。無復人理。李匡儔爲晉軍所敗。遁滄州。隨行輜重。妓妾奴僕甚衆。滄帥盧彥威殺之於景州。盡取其貲。晉紀張筠代康懷英爲永平節度使。懷英死。筠卽掠其家貲。有侯莫陳威者。嘗與溫韜發唐諸陵。多得珍寶。筠又殺威而取之。筠弟錢守京兆。值魏王繼岌滅蜀歸。而明宗兵起。錢卽斷咸陽橋。繼岌不得還。自縊死。遂悉取其行橐。先是王衍自蜀入京。莊宗遣宦者向延嗣殺之於途。延嗣盡得衍貲。至是明宗卽位。誅宦者。延嗣亡命。錢又盡得其貲。由是筠錢兄弟。

皆擁貲鉅萬。

傳

馬全節敗南唐將史承裕，擒以獻闕下。承裕曰：「吾掠城中，所得百萬，將軍取之矣。」吾見天

子必訴而後就刑，全節懼，遂殺之。

全節傳

高允權爲延州令，其妻劉景巖孫女也。景巖家於延，良田甲第甚

富，允權心利之，乃誣景巖反而殺之。

允權傳

李金全討安州，至則亂首王暉已伏誅，金全聞其黨武彥和等

爲亂時，劫貲無算，乃又殺而奪之。

金全傳

張彥澤降契丹，奉德光命先入京，乃縱軍大掠，又縊死桑維翰，悉

取其貲。

彥澤傳

成德節度使董溫其爲契丹所擄，其牙將祕瓊殺其家而取其貲，瓊爲齊州防禦使，道出於

魏，范延光伏兵殺之，以戍卒悞殺聞，後延光叛而又降，挈其帑歸河陽，楊光遠使子承勳推之墮水死，盡

取其貲。

延光傳

楊光遠後亦叛而復降，其故吏悉取其寶貨名姬善馬獻李守貞。

光遠傳

歐史謂瓊殺溫，共取

其貲，延光殺瓊而取之，延光又以貲爲光遠所殺，而光遠亦不能有也，可見天道報施，雖亂世亦不爽，且

多財爲害，亂世尤易召禍，白再榮在鎮州，劫奪從契丹之官吏，鎮人謂之白麻荅，及歸京師，遇周祖兵入

軍士至其家，悉取其財，已而前啓曰：「我輩嘗事公，一旦無禮至此，何面目見公乎？」乃斬之而去。

再榮傳

則以

人事言之，非分取財，更殺身之道也。

五代幕僚之禍

五代之初，各方鎮猶重掌書記之官，蓋羣雄割據，各務爭勝，雖書檄往來，亦恥居人下，覘國者并於此觀其國之能得士與否，一時遂各延致名士，以光幕府，如李襲吉爲李克用書記，克用討王行瑜而不得入

觀。襲吉爲作表云。穴禽有羽。聽舜樂以猶來。天路無梯。望堯雲而不到。昭宗大嘆賞之。又爲克用修好於朱溫。中有句云。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溫謂敬翔曰。李公斗絕一隅。乃得此名士。若吾之智算。得襲吉之筆才。虎傳翼矣。由是襲吉之名大著。是時梁有敬翔。燕有馬郁。華州有李巨川。荆南有鄭準。鳳翔有王超。錢塘有羅隱。魏博有李山甫。皆有文稱。襲吉傳其後馮道由書記入相。桑維翰由書記爲樞密使。固華要之極選也。然藩鎮皆武夫。恃權任氣。又往往凌蔑文人。或至非理戕害。鄭準爲荆南成汭書記。以語不合。解職去。汭怒。僭使人殺之於途。五代史補是時諸侯方重書記。已肆虐如此。此外副使。判官之類。更何論矣。今見於薛。歐。二史者。西方鄴爲節度使。所爲非法。判官譚善達諫之。鄴怒。誣以事。下獄死。鄴傳襄州節度使劉訓。以私忿族副使胡裴。誣以欲謀亂也。人士冤之。訓傳房知溫爲節度使。多縱其左右。排辱賓僚。知溫傳高行珪爲節度使。性貪鄙。副使范延策諫之。乃誣奏延策謀叛。并其子殺之。行珪傳周鎮鄴城。其副使張鵬。一言不合。爲行周所奏。詔卽處斬。行周傳王繼宏鎮相州。殺判官張易。以譌言聞。是時藩郡。凡奏刑殺。皆順其命。故當時從事鮮賓客之禮。重足一跡事之。猶不能免禍。漢隱帝紀而尤慘者。張彥澤鎮彰義。爲政苛暴。掌書記張式諫之。彥澤怒。引弓射之。式走而免。遂出奔。彥澤使二十騎追之。曰。不來。卽取其頭來。式至邠州。節度使李周爲奏。畱之。詔流式商州。彥澤奏以必得式爲期。晉祖不得已。與之。彥澤乃剖心決口。斷手足。而斬之。彥澤傳此幕僚之禍最酷者也。惟史匡翰鎮義成。好讀書。接下以禮。幕客有

關徹者。使酒怒目。謂匡翰曰。近聞張彥澤。張式。未聞史。匡翰斬關徹。恐天下談者未有比類。匡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之。時稱其寬厚。由是觀之。士之生於是時者。繫手絆足。動觸羅網。不知何以全生也。

五代鹽麴之禁

五代橫征無算。洪容齋隨筆記。朱溫以夷門一鎮。力征而得天下。士雖苦戰。民則樂輸。末帝與唐莊宗對壘於河上。民雖困於輦運。亦未至流亡。由賦斂輕而田園可戀故也。及唐莊宗任吏人孔謙爲三司使。峻法以剝下。厚斂以奉上。於是賦斂日重。而歷代因之。今卽據鹽麴二事。可見其大概也。凡鹽鑛戶應納鹽利。每斗折納白米一斗五升。晉初始令折錢收納。竈戶所納如此。鹽價之貴可知也。海鹽界分。每年收錢一千七萬貫。以區區數十州之地。而收價如此。其價更可知也。每城坊官自賣鹽鄉村。則案戶配食。依田稅輸錢。其私販之禁。十斤以上。卽處死。煎鹽者。不論斤兩皆死。凡告者十斤以上。賞錢二十千。五十斤以上三十千。百斤以上五十千。其法令之嚴可知也。晉高祖知鹽貴之病民。乃詔計戶徵稅。每戶自一千至二百文。分五等。聽商人販鹽。民自買食。一時頗以爲便。出帝時。又令諸州郡稅鹽。過稅斤七錢。住稅斤十錢。蓋已案戶徵鹽錢。不便改法。乃又加徵商稅。便利歸於官也。漢乾祐中。青鹽一石。抽稅一千文。鹽一斗。是又加重於出帝時矣。周廣順中。始詔青鹽一石。抽八百文。鹽一斗。白鹽一石。抽五百文。鹽五升。然鹽價旣因抽稅增貴。而案戶所徵之鹽稅。又不放免。是一鹽而二稅。民益苦之。此鹽法之大概也。其酒麴

之禁。孔循曾以麴法殺一家於洛陽。私麴五斤以上皆死明宗乃詔鄉村人戶於秋田苗上每畝納錢五文聽民自造麴釀酒其城坊亦聽自造而權其稅長興中又減五文爲三文尋仍詔官自造麴減舊價之半賣民釀酒漢乾祐中私麴之禁不論斤兩皆死周廣順中仍改爲五斤以上然五斤私麴卽處極刑亦可見法令之酷矣此麴法之大概也。以上俱見薛史及五代會要卽此二事峻法專利民已不堪命況賦役繁重橫征百出加以藩鎮之私斂如趙在禮之拔釘錢每戶一千劉錡之加派秋苗每畝率錢三千夏苗畝二千民之生於是時者可勝慨哉

五代濫刑

五代亂世本無刑章視人命如草芥動以族誅爲事梁祖以舊怨使人族王師範於洛師範設席與宗族飲謂使者曰死者人所不免然恐少長失序下愧先人酒半命少長以次就戮師範傳唐莊宗旣滅梁詔梁臣趙巖等並族於市除妻兒骨肉外其疏屬僕隸並釋莊宗紀又命夏魯奇族誅朱友謙於河中友謙妻張氏率其家屬二百餘口見魯奇曰請別骨肉無致他人橫死友謙傳汴州控鶴指揮使張諫謀叛旣伏誅又集其黨三千人並族之并誅滑州長劍等軍士數百人夷其族明宗紀漢三司使王章被殺有女適張貽肅病已踰年扶病就戮章傳是族誅之法凡罪人之父兄妻妾子孫并女之出嫁者無一得免非法之刑於茲極矣而尤莫如漢代之濫史宏肇爲將麾下稍忤意卽擗殺之故漢祖起義之初宏肇統兵先行所過秋

毫無犯。兩京帖然。未嘗非其嚴刑之效。隱帝時。李守貞等反。京師多流言。宏肇督兵巡察。罪無大小皆死。有白晝仰觀天者。亦腰斬於市。凡民抵罪。宏肇但以三指示吏。吏卽腰斬。又爲斷舌。決口。斫筋。折足之刑。於是無賴之輩。望風逃匿。路有遺物。人不敢取。亦未嘗非靖亂之法。然不問罪之輕重。理之是非。但云有犯卽處極刑。枉濫之家。莫敢上訴。軍吏因之爲奸。嫁禍脅人。不可勝數。故相李崧之弟嶼。有僕葛延遇。乾沒嶼貲。嶼責之。延遇遂告崧。嶼通李守貞謀反。坐是族誅。何福進有玉枕。遣奴賣之江南。奴隱其價。福進笞之。奴卽誣告福進通吳宏肇。輒治福進棄市。帳下分取其妻子。而籍其家財。於是前資故將之家。姑息倖奴。無復主僕之分。宏肇傳此京師之濫刑也。蘇逢吉爲相。以天下多盜。自草詔。凡盜所居本家及鄰保皆族誅。或謂盜無族誅法。況鄰保乎。乃但去族字。由是鄆州捕賊使者張令柔。殺平陰縣十七村人。皆盡衛州刺史葉仁魯帥兵捕盜。有村民十數。方逐盜入山。仁魯并疑其爲盜。斷其腳筋。宛轉號呼而死。逢吉傳劉銖立法深峻。左右有忤意。卽令人倒曳而出數百步。體無完膚。每杖人雙杖對下。謂之合歡杖。或杖人如其歲數。謂之隨年杖。銖傳此又藩郡之濫刑也。毒痛四海。殃及萬方。劉氏父子二帝。享國不及四年。楊史、蘇劉諸人。亦皆被橫禍。無一善終者。此固天道之報施昭然。而民之生於是時。不知如何措手足也。

五代諸侯貢奉多用鞍馬器械

用兵之世。武備是亟。故五代藩鎮貢獻。多以鞍馬器械爲先。梁紀開平二年。大明節。內外臣僚。各以奇貨。

良馬上壽清明宴以鞍轡馬及金銀器爲獻者殆千萬。午日獻者巨萬。馬三千蹄已。又詔諸道進獻不得以金寶裝飾戈甲劍戟。至於鞍勒亦不用塗金及雕刻龍鳳。可見是時貢獻專以戎備爲重也。歐史云。自唐莊宗以來。方鎮進獻之事稍作。至於晉而添都助國之物動以千計。其來朝奉使買宴贖罪無不出於貢獻云。今按莊宗甫滅梁。河南尹張全義卽進暖殿物。後遂寵冠羣臣。命劉皇后拜之爲父。自是貢獻賁財之風大起。明宗南郊詔兩川進助郊禮物五十萬。則并有明下詔徵者矣。明宗紀開成中在園奏故事。貢獻雖以進馬爲名。卻將綾絹金銀折充馬價。今乞從之。五代會要則并明令折價矣。晉天福三年諸鎮皆進物以助國。及高祖崩。節度使景延廣李守貞郭謹等皆進錢粟助作山陵。晉紀蓋後唐以後又無不用財物也。然進戎備之例亦未停止。周太祖詔諸州不得以器械進貢。先是諸道州府各有作院課造軍器。逐季搬送入京。既而上供錢帛應用。又於部內廣配土產物。民甚苦之。除上供軍器外。節度使刺史又多私造以進貢爲名。悉取之於民。至是始罷之。周本紀貢獻專以戎器馬匹似亦適於時用。而非無名。乃其害已如此。何況唐晉之竭民財以充進奉也。

案是時又有以進獻而免禍得官者。袁象先在梁時鎮宋州。積貲千萬。入唐。罄其貲。賂將相奉宮闈。遂有寵。其卒也。長子正辭當唐廢帝時進其父錢五萬緡。領衢州刺史。晉祖時又獻五萬緡。求爲眞刺史。乃拜雄州。雄州在靈武西。正辭不欲行。復獻數萬緡。乃得免。出帝時又獻三萬緡。帝欲與內郡。未授而

卒。象先傳

李嗣昭鎮昭義。妻楊氏善積財。嗣昭夾城之圍。多賴以濟。嗣昭歿。子繼韜謀反。遇赦入朝。楊氏

以銀數十萬隨之行。厚賂皇后及伶人宦官。遂得解。莊宗轉寵繼韜。又一子繼忠。家於晉陽。費尙鉅萬。

晉祖起兵時。貸以充用。既入立。甚德之。以繼忠爲沂、棣、單、三州刺史。楊氏平生積財。嗣昭父子三人皆

賴之。嗣昭傳

房知溫歷諸鎮。節度積貲鉅萬。其卒也。子彥儒獻其父錢三萬緡。絹布三萬匹。金百兩。銀千

兩。遂拜沂州刺史。知溫傳

歐史所謂功臣大將死。子孫率以家財求刺史。物多者得大州善地。蓋是時風

氣如此。

魏博牙兵凡兩次誅戮

魏博六州。號天雄軍。自田承嗣盜據後。召募牙兵。皆豐給厚賜。年代旣久。父子相襲。姻黨膠固。變易主帥。如兒戲。自田氏後百五十年。主帥廢置。出於其手。如史憲誠、何金、韓君雄、樂彥禎。皆其所立。小不如意。則舉族被誅。唐天德元年。樂彥禎爲牙兵所囚。彥禎子從訓乞兵於梁。以攻之。彥禎遂被殺。從訓亦戰死。牙兵因立羅宏信。宏信雖爲主帥。而兵愈驕橫。迨其子紹威嗣襲。心益懼。欲盡誅之。而畏其強。不敢發。乃遣親吏臧延範密告梁祖。會梁女之適羅氏者死。梁祖乃遣馬嗣勳以千人入魏。聲言助葬。實兵仗於臺中。肩臺而入。夜半。與紹威親軍攻牙兵。盡殺之。死者七千餘人。嬰孺亦不畱。此魏兵第一次誅戮也。其後梁祖令楊師厚屯魏州。梁祖崩。師厚逐節度使羅周翰。紹威子襲位者而據其地。梁主友珪。卽命爲天雄軍節度。

使師厚復置銀槍效節軍。皆選驍銳。恣餼養。復故時牙兵之態。又將爲梁患。會師厚死。趙巖與邵贊爲末帝畫策。分相、魏、爲兩鎮。以相、瀘、衛、爲昭德軍。張筠爲節度使。魏、博、貝、仍爲天雄軍。賀德倫爲節度使。分魏兵之半入昭德。德倫促之就道。親戚相訣別。效節軍將張彥曰。朝廷以我軍府強盛。設法殘破之。乃與衆執德倫。置之樓上。末帝遣使宣諭。彥不聽。使者再往。彥裂詔書於地曰。梁主聽人穿鼻。遂逼德倫降於唐。莊宗時方爲晉王。梁由是失河北。德倫旣降。陰遣人訴彥於莊宗。莊宗斬彥而後入。卽以魏軍自衛。號帳前銀槍軍。自是與梁戰河上。數有功。胡柳之役。逐梁兵下土山。皆其力也。許滅梁而重賞。及梁亡。雖數賜予。猶懷怨望。莊宗令楊仁晷率之。戍瓦橋關。同光四年代歸。又有詔令駐貝州。軍士以貝、魏、相去一舍。而不得歸。咸怨皇甫暉。因倡亂。殺楊仁晷等。而逼趙在禮爲帥。入魏州。莊宗遣李嗣源討之。會軍變。與魏軍合。嗣源犯闕。莊宗遂至弑亡。皆此軍肇禍也。明宗卽嗣源旣卽位。在禮懼禍。求解去。明宗乃遣房知溫、率魏效節九指揮使戍盧臺。不給兵甲。惟長竿繫幟。以束隊伍。明年。遣烏震往代知溫。戍軍夾水東西爲兩寨。震至。與知溫會東寨。效節軍爲變。知溫亟乘馬出。亂軍擊殺震。執轡畱知溫。知溫給以馬兵。皆在西。今獨步軍。何能爲也。卽登舟渡入西寨。以騎兵盡殺亂者。明宗詔悉誅其家。屬於魏州。凡三千餘家。驅至漳河上殺之。漳水爲之變色。魏之驕兵。至是而盡。此第二次誅戮也。見梁、唐、各本紀及羅紹威、符道昭、馬嗣勳、楊師厚、賀德倫、趙在禮、皇甫暉、烏震、房知

一軍中有五帝

唐莊宗爲晉王時，與梁軍拒於河上，垂十年。時李嗣源明宗爲大將，莊宗與之謀取鄆州。嗣源請獨當之，乃以騎五千襲取鄆。梁軍破德勝南柵，莊宗悉軍救之。嗣源爲先鋒，擊破梁軍。明宗是明宗在軍中也。嗣源子從珂，廢帝嘗從戰於河上，屢立戰功。莊宗呼其小字曰阿三，不獨與我同年，其敢戰亦類我。德勝之戰，從珂以十數騎雜梁軍，奔入梁壘，斧其眺樓。嗣源以鐵騎三千乘之，梁軍大敗。胡柳之戰，又從莊宗奪土山，軍勢復振。廢帝是廢帝亦在軍中也。是時嗣源堵石敬瑭，晉高祖常在嗣源帳下，號左射軍。梁將劉鄩急攻清平，莊宗馳救，爲鄩所圍。敬瑭以十數騎橫槊馳取之，莊宗拊其背而壯之。又從莊宗擊敗梁將戴思遠於德勝渡，又從戰胡盧套，肩護嗣源而退。從戰楊村寨，解嗣源之危。從取鄆，以五十騎突入東門。晉高祖是晉祖亦在軍中也。而劉知遠，漢高祖時方爲敬瑭裨校。德勝對柵時，敬瑭爲梁人所襲，馬甲斷，知遠輟騎以授之，自跨斷甲者殿而歸。漢高祖是漢祖亦在軍中也。計是時唐莊宗、明宗、廢帝、晉高祖、漢高祖皆在行間，一軍共有五帝，此古來未有之奇也。

五代諸帝皆無後

梁祖朱溫子彬王友裕早卒，郢王友珪以弑逆被誅，養子博王友文爲友珪矯殺，均王友貞嗣位。是爲末帝。唐兵入，自殺於建國樓。康王友孜，末帝時先以謀反誅。賀王友雍，福王友璋，建王友徽，歐史謂此三人

不知所終。薛史亦不載其卒。而王禹偁五代史闕文謂唐莊宗入，盡誅朱氏，則友璋等皆被殺也。通鑑則謂唐師將至，末帝疑兄弟乘危謀亂，盡殺之。是梁祖後無子孫也。唐武皇李克用有子落落及廷鸞，洹水、晉州二戰皆爲梁所擒殺。見於梁本紀。而薛史宗室傳，歐史家人傳俱不載。其見於二史者，長子莊宗存勳，爲郭從謙所弑。睦王存義以郭崇韜壻，先爲莊宗所殺。永王存霸、申王存渥，國變後俱逃太原，爲軍士所殺。通王存確、雅王存紀，爲霍彥威所殺。惟邕王存美、薛王存禮，薛史謂皆不知所終。通鑑則謂存美以病風偏枯得免，居於晉陽。是武皇後僅存一廢疾之子也。莊宗子魏王繼岌，聞莊宗之變，自縊死。繼潼、繼嵩、繼蟾、繼曉，薛史謂並不知所終。惟清異錄謂唐福慶公主下降孟知祥，莊宗諸子削髮爲僧，閒道走蜀。知祥以公主之姪厚待之。則莊宗子有延於蜀者。明宗長子從審，莊宗改爲繼璟，爲元行欽所殺。次秦王從榮，以率兵入宮，爲安從益所殺。宋王從厚卽位，是爲愍帝。失國後以酖死。從璨先以戲登御榻，爲安重誨陷死。許王從益，廢居於洛。契丹主北歸，蕭翰令知南朝軍國事，漢祖入洛，賜死。愍帝有子重哲，見明宗紀。而薛、歐二史皆無傳。蓋亦不知所終。是明宗後無子孫也。廢帝長子重吉，爲愍帝所殺。次雍王重美，同廢帝自焚死。是廢帝後無子孫也。晉高祖子剌王重允，本高祖弟，號王重英，皆高祖起兵時，爲唐廢帝所誅。楚王重信、壽王重義，皆爲張從賓所殺。齊王重貴，本高祖兄，敬儒子，是爲出帝。後降契丹，北遷。夔王重進、陳王重杲，早卒。少子重睿，從出帝北遷。重信有二子，及出帝子延寶、延煦，皆隨北遷。不知所終。是晉帝後

亦無子孫在中國也。漢祖長子魏王承訓先卒。次承祐嗣位。是爲隱帝。爲郭允明所弑。次陳王承勳。以廢疾不得立。廣順初卒。是漢祖後無子孫也。周祖起兵於鄴。漢以兵圍其京邸。子青哥、意哥皆被誅。是周祖後無子孫也。世宗以養子嗣位。其子宜哥、喜哥、三哥。先在京邸。同爲漢所誅。次恭帝遜位於宋。次熙謹。宋乾德二年卒。次熙讓。熙誨不知所終。而恭帝遜位後。又十四年而殂。周子孫封崇義公。歷宋三百餘年。世襲不替。比於諸帝獨幸矣。

周祖四娶皆再醮婦

周祖初爲軍校。會唐莊宗崩。明宗出其宮人各歸家。有柴氏者。莊宗嬪也。住逆旅。有一丈夫過。氏問逆旅此何人。曰郭雀兒也。氏識其非常人。遂以所攜貲半與父母。畱其半。嫁周祖。資其進身。見東都事略而薛唐宮卽世宗之姑也。後歿。周祖卽位。追諡爲聖穆皇后。有楊氏者。已嫁石光輔。光輔卒。周祖之柴夫人適棄世。遂聘之。氏初不肯。使其弟廷璋見周祖。廷璋歸爲言周祖姿貌異常。不可拒。乃嫁之。後卒。追冊爲淑妃。周祖又娶張氏。張氏亦先嫁武從諫之子而寡。適周祖之楊夫人歿。乃納爲繼室。周祖起兵於鄴。張氏與兒女俱在京邸。爲漢所誅。後追冊爲貴妃。周祖旣爲帝。有董氏者。舊與楊夫人爲鄉親。楊常譽其賢。已嫁劉進超。適罄居。周祖憶楊之言。又娶焉。是爲德妃。統計前後四娶。皆再醮婦。亦不可解也。

寵待功臣改賜鄉里名號

新唐書。朱滔將叛。劉惔諫之曰。司徒兄弟。恩遇極矣。今昌平有太尉鄉司徒里。不朽業也。云云。是唐時寵

待功臣。本有賜鄉里名號之例。案劉子元傳。好著述。封居巢子。兄弟六人。俱有才名。人號其鄉曰高陽里。曰居巢。然則改鄉里名號。本民間所榮獎之舉。而朝廷因之。及唐

末而益濫。唐昭宗以朱溫有功。封沛郡王。詔改其鄉錦衣里爲沛王里。梁開平中。錢鏐奏改其所居臨安

縣之廣義鄉爲衣錦鄉。俱見梁紀。此皆出於特恩也。唐長興元年。詔羣臣職位。帶平章事。侍中。中書令者。並與

改鄉里名號。則并著爲成例矣。後唐紀。晉天福三年。詔帶使相。節度使者。自楊光遠以下七人。並改鄉里名

號。又詔宰臣趙瑩。桑維翰。李崧。亦改鄉里名號。荆南節度使高從誨。本貫汴州浚儀縣王畿鄉表節坊。詔

改爲旌旌鄉浴鳳里。晉紀。馮道長樂老傳。自敍因官貴。敕以其所生來蘇鄉。改爲元輔鄉。朝漢里改爲孝行

里。後於河南置宅。又敕其所居三州鄉。改爲上相鄉。靈臺里改爲中台里。及官益進。又改上相鄉爲太尉

鄉。中台里爲侍中里。此隨官而屢改也。天福四年。中書奏以太原潛龍莊改爲慶長宮。使相鄉改爲龍飛

鄉。都尉里改爲神光里。使相。都尉名號。蓋皆未卽位前所賜。至是又改焉。觀馮道之隨官改鄉名。則帝王

潛邸。自亦宜改稱矣。

張全義馮道

張全義媚事朱溫。甚至妻妾子女。爲其所亂。不以爲愧。及唐滅梁。又賄賂唐莊宗劉后。伶人宦官等。以保祿位。馮道歷事四姓十君。視喪君亡國。未嘗屑意。方自稱長樂老。敍己所得階勳官爵。以爲榮。二人皆可

謂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者矣。然當時萬口同聲，皆以二人爲名臣，爲元老。晉天福中，全義子繼祚同張從賓等謀反，當族誅。李濤上言：「全義有再造洛邑之功，乞免其族。」通鑑詔繼祚顯從叛亂，難貸刑章，乃睨先臣實有遺德，遽茲乏祀，深所軫懷。所有祖父墳墓、祠堂，可交付其骨肉。晉紀此全義之宥及後嗣也。耶律德光入汴，責劉繼勳爲晉出帝謀絕兩國之好，繼勳諉之馮道。德光曰：「此老子不是好閹人，毋相引。」繼勳傳郭忠恕亦謂道曰：「公累朝大臣，誠信著於天下，四方談士無賢不肖皆以爲長者。」五代會要道死，年七十三。論者至謂與孔子同壽。本傳此道之望重一世也。以朝秦暮楚之人而皆得此美譽，至身後尙繫追思，外番亦知敬信，其故何哉？蓋五代之亂，民命倒懸，而二人獨能以救時拯物爲念，除本傳所載不必再述外，其見於他書及別傳者，全義事朱梁，以免兵革，招復流亡，使得仰父俯子，每出行見新麥、新繭，輒喜。民竊言王不好聲伎，惟見好蠶麥，則笑耳。洛陽緝紳舊聞記楊凝式贈全義詩曰：「洛陽風景實堪哀，昔日曾爲瓦子堆。不是我公重耄理，至今猶是一堆灰。」五代詩話觀此亦可見其勞來安集之功也。馮道在唐明宗時，以年歲頻稔，勸帝居安思危，以春雨過多，勸帝廣敷恩宥。唐紀對耶律德光則言：「此時百姓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論者謂一言而免中國之人夷滅。通鑑在漢祖時，牛皮禁甚嚴，匿者死，有二十餘人當坐，道力爭得免。洛陽緝紳舊聞記且奉王從榮敗時，其僚屬俱應坐罪，道獨以任贊、王居敏等素以正直爲從榮所惡，力言出之。唐紀史圭以銓事與道不協，道反薦圭爲刑部侍郎。圭傳韓惲性謹厚，道爲相，嘗左右之。惲傳是道之爲人亦實能以救濟爲心。

公正處事。非貌爲長厚者。統核二人之素行。則其德望爲遐邇所傾服。固亦有由。至於歷事數姓。有玷臣節。則五代之仕宦者。皆習見以爲固然。無足怪。鄭韜傳謂自襁褓迄懸車。凡事十一君。越七十載。無官謗。無私過。士無賢不肖皆頌之。以歷事十一君之人。而尙謂無官謗。可見當時風氣。絕無有以更事數姓爲非者。宜全義及道之譽。議不及也。

五代人多以彥爲名

彥本美名。故人多以之爲名。然未有如五代時之多者。唐末本有宰相徐彥樞。供奉官吏彥瓊。宦官支彥勳。魏博凡言州鎮者皆其節度使樂彥禎。東川顧彥朗及弟彥暉。彥瑤。其著於梁者。鐵槍王彥章。人所共知也。然同時統兵大將。又有謝彥章。此外則滄州盧廷彥。同州寇彥卿。鄜州李彥容。靜勝軍李彥韜。溫昭圖宣義軍霍彥威。又滄州盧彥威。左龍武統軍李彥威。即朱友恭都指揮使楊彥洪。蔡州刺史王彥溫。大將李彥柔。左天武使劉彥圭。左僕射押牙王彥洪。楊劉守將安彥之。幽州騎將高彥章。蔡州軍校張彥珂。雷滿之子彥恭。彥雄。彥威。唐晉間有中書焦彥賓。供奉官劉彥瑤。宦官馬彥珪。伶官史彥瓊。右監門衛上將軍王彥璘。兵馬都監夏彥朗。皇城使李彥紳。宮苑使史彥容。遊奕將李彥暉。龍驤指揮使姚彥溫。馬步軍使馬彥超。樞密李虔徽之客邊彥溫。步軍指揮使藥彥稠。戶部尙書韓彥暉。薛史作暉。歐史作暉。河中安彥威。義成李彥舜。安國楊彥珣。彰義張彥澤。昭順姚彥章。鎮州副使李彥珂。興元副使苻彥琳。鄭州刺史白彥球。天

平軍副使李彥質、河陽行軍司馬李彥珣、靈州將王彥忠、西川董璋有將李彥釗、安重榮有將趙彥之、杜重威之子名彥超。晉、漢間有秦寧慕容彥超、保大軍張彥超、徐州王彥超、同州張彥質、知安陽州苻彥倫、丹州指揮使高彥珣、如京使甄彥琦、監軍楊彥朗、何彥超、先鋒指揮使史彥超、步軍指揮使宋彥筠、河東行軍司馬張彥威、沂州刺史房彥儒、汾州刺史武彥宏、慶州刺史郭彥欽、登州刺史郭彥威、鎮州副使李彥琦、元從都押牙蘇彥存、後宮都押牙李彥弼、虢州刺史常彥卿、徐州守禦使康彥環、西京判官時彥澄、保寧軍都頭劉彥章、安州軍校武彥和、彰義張萬進之子名彥球、同州指揮使成殷之子名彥璋、漢、周間有苻彥圖、彥超、彥卿、彥饒、彥能、皆苻存審之子。又尙輦奉御金彥英、本高麗人監軍李彥從、內客省使李彥頤、左衛上將軍扈彥珂、金吾衛上將軍張彥成、水部員外郎韓彥卿、鎮州副使趙彥鐸、此皆見於薛、歐、二史者。此外則劉守光有將史彥璋、楊行密有壽州將王彥威、軍使彭彥章、南唐有壽州大將劉彥貞、楚州將張彥卿、袁州刺史袁彥章、徐知訓有行酒吏刁彥能、南漢有大將伍彥儔、指揮使暨彥質、宦者許彥貞、北漢有遼州刺史傅廷彥、石州刺史安彥進、蜀有先鋒使尙彥暉、招討使高彥儔、副使呂彥珂、使价趙彥韜、客將王彥球、袁彥超、閩有學士廖彥若、楚馬殷有左相姚彥章、大將姚彥暉、劉彥韜、朗州帥雷彥恭、彥雄、虔州將李彥圖、甚而遼有鄭州刺史王彥徽、寰州刺史趙彥辛、武州刺史王彥符、牙校許彥欽、黨項亦有拓跋彥昭、威州有拓跋彥超、回鶻有首領楊彥詢、南寧蠻有酋長莫彥珠、亦見薛、歐、二史。至宋初猶然、陳

橋兵變。有軍校羅彥瓌。王彥昇。後有龍捷指揮使趙彥徽。武信軍節度使崔彥進。步軍指揮使靳彥朗。晉陽巡檢穆彥璋。伐北漢時。有防禦使張彥進。伐南漢時。有部將冉彥袞。伐蜀時。有部將高彥容。折彥質。又杜太后之兄子彥超。彥珪。彥遵。彥鈞。彥彬。太宗時。尚有供奉官陳彥詢。崇化副使閻彥進。征并州時。有尙食使石彥贇。征契丹時。有沙州觀察使杜彥圭。此又見於宋史者。統計五代至宋時。名彥章者七人。彥超者十一人。彥威者七人。彥卿者七人。彥進者四人。彥溫。彥韜。者各三人。競相仿倣。各以彥爲名。亦一時風尙也。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三

宋遼金三史

元順帝時命托克托舊史名脫脫等修遼、宋、金三史。自至正三年三月開局。至正五年十月告成。以如許卷帙。成之不及三年。其時日較明初修元史更爲迫切。然三史實皆有舊本。非至托克托等始修也。各朝本有各朝舊史。元世祖時又已編纂成書。至托克托等已屬第二三次修輯。故易於告成耳。遼史在遼時已有耶律儼本。在金時又有陳大任本。說見遼史條內。此遼史舊本也。金亡後累朝實錄。在順天張萬戶家。後據以修史。見金史條內。此金史舊本也。宋亡後董文炳在臨安主盟事。曰國可滅。史不可滅。遂以宋史館諸記注盡歸於元都貯國史院。見元史董文炳傳。此宋史舊本也。元世祖中統二年王鶚請修遼、金二史。詔左丞相耶律鑄、平章政事王文統監修。尋又詔史天澤亦監修。其金朝衛紹王記注已亡失。則王鶚采當時詔令及楊雲翼等所記足成之。亦見金史條內。及宋亡又命史臣通修三史。事見元史托克托傳。此元世祖時纂修三史之本也。故至正中遼進金史表云。張柔歸金史於先。王鶚采金事於後。進宋史表云。世祖皇帝拔宋臣而列政途。載宋史而歸祕府。旣編戡定之勳。尋奉纂修之旨。可見元世祖時三史俱已修訂。而元史托克托傳并謂延祐天祿

聞又屢詔修之。則不惟修之於世祖時。而世祖後又頻有修輯矣。蓋宋、金雖各有國史。然其末年正當國亡時。豈復尙有記載。是必元朝命史官采掇。而史官以耳目所接。睹記較親。故金、宋亡國時。紀傳更覺詳悉。大概金宣宗以前。宋度宗以前之史。皆金、宋舊史也。金哀宗及宋德祐、景炎、祥興之史。則元代中統、至元、及延祐、天祿所輯也。其所以未有成書者。托克托傳云。以義例未定。或欲以宋爲世紀。遼、金爲載記。或以遼立國在宋先。欲以遼、金爲北史。宋太祖至靖康爲宋史。建炎以後爲南宋史。各持論不決。故耳。至順帝時。詔宋、遼、金各爲一史。於是據以編排。而紀、傳、表、志本已完備。故不三年遂竣事。人但知至正中修三史。而不知至正以前已早有成緒也。

宋遼金三史重修

宋史繁蕪。遼、金二史又多缺略。昔人多有欲重修者。元末周以立因三史體例未當。欲重修而未能。明正統中其孫敍思繼先志。乃請於朝。詔許自撰。詮次數年。未及成而卒。明史周敘傳嘉靖中廷議更修宋史。以嚴嵩爲禮部尙書兼翰林學士董其事。嚴嵩傳然亦未有成書也。其修成者。惟柯維騏合三史爲一史。以宋爲主。而遼、金附之。并列二王於本紀。褒貶去取。義例頗嚴。閱二十年始成。名曰宋史新編。維騏傳又祥符王維儉字損仲。嘗苦宋史蕪穢。手自刪定爲一書。維儉傳是二人者皆嘗修成矣。然維騏本未及梓行。維儉之書據列朝詩序。謂損仲家圖籍已沈於汴梁之水。其本槩吳興潘昭度曾鈔得副本。而曹學佺傳謂潘曾紘

巡撫南贛，得惟儉所修宋史，邀晉江曾異撰，新建徐世溥更定，未成而罷，則此副本雖未遭汴水之厄，亦終歸散失也。今時代愈遠，宋金書籍可資攷訂者，流傳益少，雖有志纂輯，亦無從下手矣。

宋史事最詳

唐、宋、金三朝史官記載，其職頗重。五代李穀奏言起居注創於累朝，時政記興於近代，然後採其事實，編作史書。薛史穀傳宋汪藻亦疏云：書榻前議論之詞，則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

之日麻，修而成之，謂之實錄。宋史藻傳此近代國史底本之大概也。自唐文宗每召大臣論事，必命起居郎、起

居舍人執筆立於殿階螭頭之下，以紀政事。宋史見李穀及宋恩蒙疏後唐明宗因史館趙熙等奏，亦令以詔書及處分

公事，令端明殿學士韓昭允錄送史館，其內廷之事，詔書奏對，不到中書者，令樞密院直學士李專美錄

送史館。見薛史唐本紀晉天福中，宰臣趙瑩、周顯德中，宰臣李穀皆援例奏請行之。薛史故實錄之前，皆有日麻，宋

初因扈蒙奏請凡發自宸衷可書簡策者，並委宰臣及參知政事每月輪抄，以備史臣撰集，乃詔盧多遜

典其事。宋史扈蒙傳自是宋代史事較爲詳慎，有一帝必有一帝日麻，日麻之外，又有實錄，實錄之外，又有正

史，足見其記載之備也。今案宋史本紀、太平興國三年，命修太祖實錄。史官爲李昉、扈蒙、李穆、郭贊、宋白

等又詔軍國政要，令參知政事李昉等錄送史館，真宗初命錢若水等修太宗實錄。若水奏楊億與其

修五十卷尋又詔呂端、錢若水、重修太祖實錄，仁宗詔呂夷簡、夏竦修先朝國史，王曾爲提舉，天聖八年書

成。夷簡上之。英宗命韓琦修仁宗實錄。神宗熙寧二年修成。琦上之。是年神宗命學士呂公著修英宗實錄。修成後。曾公亮上之。十年。又詔修仁宗、英宗、史。惟神宗實錄。凡數次改修。哲宗元祐元年。命呂大防等纂修。以司馬光家藏記事爲本。六年修成。七年。又修神宗史。此第一次所修也。紹聖元年。章惇用事。請重修神宗史。蔡卞亦言。先帝盛德大業。實錄所記。多疑似不根。乞重刊定。乃詔以蔡卞爲修撰。卞專取王安石日錄。遂盡改元祐所修。貶原修官呂大防、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等。三年書成。惇上之。此第二次所修也。徽宗時。又詔修神、哲二朝實錄。及二朝史。皆蔡京、蔡卞司其事。欽宗初。已命改修宣仁后謗史。未及成。迨高宗時。隆祐太后爲帝言。宣仁后之賢。古今未有。因姦臣誣謗。建炎初。雖下詔辨明。而史錄未經刪定。恐無以慰在天之靈。帝悚然。卽諭朱勝非曰。神、哲兩朝史。多失實。宜召范冲刊定。冲乃爲攷異一書。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哲宗實錄。又別爲一書。名辨誣錄。徐勣傳神宗正史五載未成。勣謂元祐紹聖史臣好惡不同。一主司馬光。一主王安石。故議論紛然。崇寧禮亦疏言神宗實錄墨本。元祐所修已成書。朱本出蔡卞手。多所附會。哲宗實錄則蔡京提舉編修。變亂是非。難以爲據。冲旣修成。趙鼎上之。此第三次所修也。徽宗實錄。則紹興八年始修。十一年書成。秦檜上之。其後又有龔茂良所修。欽宗實錄。則隆興中。蔣芾等所修。而高宗和議成。先命史館編修靖康、建炎、忠義錄。後又有魏杞等所上神、哲、徽、三朝正史。陳俊卿、虞允文等上神、哲、徽、欽四朝會要。趙雄等上神、哲、徽、欽四朝國史志。王淮等上神、哲、徽、欽四朝列傳。則皆孝光兩朝所續成也。高宗實錄。直至淳熙十五年始修。時高宗已崩。故也。寧宗慶元三

年書成。京鏜等上之。嘉泰二年。陳自強等又上高宗實錄及正史。然高宗時自有日厯。紹興二十六年。以秦檜所修日厯未當。詔重修之。孝宗隆興元年。詔修太上皇帝聖政記。二年書成。命進德壽宮。時高宗爲太上皇。其孝、光、寧三朝實錄。皆成於理宗時。然光宗受禪。卽詔修壽皇聖政日厯。紹熙元年書成。進於重華宮。時孝宗爲太上皇。寧宗受禪。亦詔修太上皇聖政日厯。慶元三年書成。進於壽康宮。時光宗爲太上皇。其後又有李心傳所修高、孝、光、寧四朝國史。史嵩之所上中興四朝國史。謝方叔所上中興四朝志傳。亦皆理宗時成書也。理宗實錄。成於度宗咸淳四年。賈似道上之。度宗亦有時政記七十八冊。此可見宋朝重史事之大概也。其士大夫所著。尙有不勝數者。高宗時汪藻嘗編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事迹。蔡崇禮曾奏取其書入史館。孝宗時李燾著續通鑑長編。自建隆至治平一百八十卷。後又續成六百八十七卷。洪邁入史館。修四朝帝紀。又修一祖、八宗、一百七十八年爲一書。理宗端平二年。又詔太學生陳均編宋長編綱目。淳祐十一年。又詔龍圖閣學士樓昉所著中興小傳百篇。宋十朝綱目并掇要二書。付史館謄寫。又王偁有東都事略。李內有丁未錄。徐夢莘有三朝北盟會編。自政和七年海上之盟訖紹興三十一年完顏亮之斃。上下四十五年。共三百五十卷。此皆收入史館。以資纂訂者。其他名臣傳、言行錄、家傳、遺事之類。未上史館者。汗牛充棟。更無論矣。故宋一代史事。本極詳備。而是非善惡迴護諱飾處。亦坐此。

宋史多國史原本

宋代國史。國亡時皆入於元。元人修史時。大概祇就宋舊本稍爲排次。今其跡有可推見者。道學傳序云。舊史以邵雍列於隱逸。未當。今置於張載傳後。方技傳序云。舊史有老釋符瑞二志及方技傳。今去二志。獨存方技。外國傳序云。前宋史有女直傳。今旣作金史。義當削之。夏國傳贊云。今史所載諡號廟號陵名。兼採夏國樞要等書。其與舊史有牴牾者。則闕疑以俟。此可見元人就宋舊史另爲編訂之迹也。然有另爲編訂而反失當者。如張憲傳開首卽云。飛愛將也。蓋舊史憲傳本附於岳飛傳之後。故從飛敘入。今憲另爲一卷。不附飛後。則此語殊無來歷。又牛皋傳後總敘岳飛之功。謂飛命皋及王貴董先楊再興等經略東西京汝潁陳蔡諸郡。又遣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未幾李寶捷於曹州。董先捷於潁昌。劉政捷於中牟。張憲復淮寧府。王貴部將楊遇復南城軍。梁興會太行。忠義破金人於垣曲及沁水。金張太保李太保等以其衆降。又取懷衛二州。金人大擾。未幾岳飛還朝。下獄死。世以爲恨云。案此乃總敘飛功。非敘皋功也。而在皋傳未可見。舊史亦以皋傳附飛傳之後。故皋傳未又累敘飛功。而結之以下獄死。今皋傳亦另爲一卷。不附於飛。而皋傳末總敘飛功之處。卻未移在飛傳後。遂覺皋傳反多此贅詞。此徒以意爲割裂。而未及訂正之失也。葉夢得旣入文苑傳。則其著述如石林燕語避暑錄話之類。自應敘入。乃通篇但述吏績。無一語涉文字。此必舊史本在列傳。元人排次時。以其素有文名。遂將原傳撥入文苑。又未增其能文之處也。其有不全據舊史而另纂增入者。如唐恪傳後謂當時蔡京王黼用事。援引者

多如余深、薛昂、吳敏、王安中、趙野等。國史皆逸其事。今附著於此。是余深等五傳。舊史所本無也。康保裔傳。保裔戰歿。來援者惟張凝、李重貴。後重貴仕至鄭州防禦使。改左領軍大將軍。致仕。凝加殿前都虞候。卒。贈彰德軍節度使。蓋舊史凝與重貴二人。不另立傳。故附於保裔傳也。又王翊傳。後附文州守劉銳。通判趙汝彞。相誓死守。被圍旬有五日。汲道絕。兵民水不入口者半月。至吮妻子血。城垂陷。汝彞猶提刀入陣。中十六矢。被執死。銳先殺其妻父子三人。登文王臺自刎死。此亦舊史銳與汝彞不另立傳。故附見翊傳也。今張凝、李重貴各有專傳。劉銳、趙汝彞兩人合爲一傳。可見此四人傳亦舊史所本無。而元人增之者也。既增此四人傳。則康保裔、王翊傳內附書之處。應刪節以免繁複。乃仍舊文而不刪。此又元人未及審訂之失也。其有全用舊史。而是非刺謬處。則於傳贊內著論以別之。如謝深甫傳。通首敘述。居然一代名臣。無可訾議。而編次時則入於胡紘、陳自強卷內。傳贊謂其當韓侂冑嚴禁僞學。善類爲之一空。深甫秉政。與之同時。且嘗劾陳傅良、趙汝愚等。顯與正士爲難。是傳則君子。而贊則小人矣。趙雄傳。謂孝宗意嚮張栻。雄與虞允文沮抑之。傳贊則謂雄與允文協謀用兵。與張栻持論相同。而以舊史沮抑張栻之說爲誣。是傳則小人。而贊則君子矣。可見各傳皆宋舊史原本。修史時悉仍其舊。特於贊內另別其是非。此又見修史者雖不及改正。而尙存褒貶之公也。第此等增傳及辨正之處。其爲世祖時抑係順帝時。則無從推攷。大約王翊傳附見劉銳、趙汝彞。此世祖時所修也。銳、汝彞之另立傳。則順帝時所修也。又如陳宜

中傳記其往占城而不返。馬廷鸞傳記其國亡後七年而始沒。此亦必順帝時所修。若世祖時則宜中廷鸞存歿尙未知。何由預書耶。

宋史各傳迴護處

元修宋史。度宗以前多本之宋朝國史。而宋國史又多據各家事狀、碑銘、編綴成篇。故是非有不可盡信者。大奸大惡如章惇、呂惠卿、蔡確、蔡京、秦檜等。固不能諱飾。其餘則有過必深諱之。卽事蹟散見於他人傳者。而本傳亦不載。有功必詳著之。卽功績未必果出於是人。而苟有相涉者。亦必曲爲牽合。此非作史者意存忠厚。欲詳著其善於本傳。錯見其惡於他傳。以爲善善長而惡惡短也。蓋宋人之家傳、表誌、行狀。以及言行錄、筆談、遺事之類。流傳於世者甚多。皆子弟門生所以標榜其父師者。自必揚其善而諱其惡。遇有功處輒遷就以分其美。有罪則隱約其詞以避之。宋時修國史者。卽據以立傳。元人修史又不暇參互攷證。而悉仍其舊。毋怪乎是非失當也。昔吳縝作新唐書糾謬。不旁採他書。卽新唐書中自爲牴牾者。抉摘以資辨證。今亦仿此例。摘出數十條於後。觀者可以覽焉。

李綱。靖康圍城之事。姚平仲傳平仲欲劫營。以士卒不得速戰爲言。李綱主其議。令城外兵俱聽平仲節度。遂及於敗。姚平仲傳據此。則劫營之計。李綱實與其謀。而綱傳則謂平仲密奏斫營。夜半中使傳旨。使綱策應。似綱初不知者。蓋因平仲之敗。以見失策不在綱。此事本載綱所著靖康傳信錄。史館卽據以立傳也。

呂好問。靖康之變。朝臣多污張邦昌僞命。高宗以鄧肅在圍城中。目擊其事。令肅陳奏。肅請分三等定罪。以待制。而爲僞朝執政者置一等。乃王時雍、徐秉哲、吳玠、呂好問、莫儔、李回共六人。見鄧肅傳是好問罪在一等。其欲爲僞朝佐命可知也。乃好問傳不載其從逆之事。反備書諫阻張邦昌毋干大位。及趣邦昌遣使迎高宗等事。

韓世忠。世忠固一代名將。然少年時意氣用事。亦多有可議者。王明清避亂錄。杭妓呂小小以罪繫獄。會錢塘守邀世忠飯。世忠爲言而出之。連飲巨觥。攜妓以去。又明清揮麈錄。王淵有妓周氏。爲趙叔近所得。陳通之亂。叔近招降之。淵遣張俊、韓世忠討通。并斬叔近。以妓歸淵。淵以賜俊。俊不敢受。乃予世忠。案此二事。皆出於明清所記。或因其以京口娼梁氏爲妻。遂附會之。呂小小事。不見他書。周氏事。見宋史趙叔近傳。但言以周歸淵。不言歸世忠也。則明清所記。或近於誣。至於宋史各傳。世忠屯鎮江。劉光世屯建康。以私忿欲交兵。常同劾其驕狠無忌憚。見常同傳是時光世部將王德擅殺世忠部將。會詔移屯。世忠遂遣兵襲其後。并奪建康守府廨。見趙鼎及季陵傳移屯時。光世懼世忠扼其路。乃趨白鷺。世忠果遣人襲之。見劉光世傳張浚以世忠所部逼逐諫臣。墜水死。因劾奏。奪其觀察使。見張浚傳滕康亦劾世忠奪御器械。逼死諫臣。乃止罰金。何以懲後。見滕康傳世忠又飲於內侍李廌之家。刃傷弓匠。見魏弘傳此皆世忠少年粗豪之過。亦不必諱。而世忠傳不載。

張浚。浚一生不主和議。以復讎雪恥爲志。固屬正人。然李綱入相時。宋齊愈以附逆伏誅。浚爲御史。劾

綱以私意殺侍從。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

見高宗紀及綱傳。

浚又嘗薦秦檜可任大事。

見趙鼎傳。

陳東伏闕上書。已被

誅。浚又奏胡瑄筆削東書。以布衣挾進退大臣之權。遂追勒編置。蓋浚乃黃潛善客。瑄則李綱客也。

見植蚊。

浚又嘗與岳飛論呂祉。王德。鄧瓊。兵事不合。飛因解兵奔喪歸。浚奏其意在併兵。以去要君。遂命張宗

元權其軍事。

見高宗紀。

汪伯彥既貶。浚以伯彥舊嘗引己。遂與秦檜援郊祀恩。起伯彥知宣州。

見汪伯彥傳。

今浚傳

皆不載。惟殺曲端一事。略見傳中。而又謂端部將張忠彥降金。故下端於獄。似非枉殺者。

葉夢得。

夢得初爲蔡京客。京倚爲腹心。嘗爲京立元祐黨籍。分三等定罪。後知應天府。以京黨落職。見毛

注。強淵明。胡安國等傳。

建炎元年。夢得知杭州軍校。陳通作亂。夢得被執。

見高宗紀。

今夢得傳不載。

胡安國。安國本秦檜所薦用。呂頤浩引朱勝非以傾秦檜。胡安國卽劾勝非不當復用。安國求去。檜三

疏留之。頤浩欲去檜。席益曰。胡安國在講筵。宜先去之。蓋安國力言檜之賢於張浚也。

見秦檜傳。

今安國傳不

載。

劉一止。

一止。秦檜黨也。檜置修政局。或有言局當廢者。一止與林待聘力言不可廢。

見秦檜傳。

今一止傳不

載。

何鑄。

鑄嘗與羅汝楫劾岳飛。

見羅汝楫傳。

又嘗爲秦檜劾王居正爲趙鼎之黨。遂奪職奉祠。

見王居正傳。又劾張

九成黨趙鼎

見張九成傳

又劾廖剛與陳淵等爲朋比

見廖剛傳

今何鑄傳皆不載反云治岳飛獄力辨其冤謂不

當無故殺一大將似能主持公道者

李顯忠宿州之敗因破宿州時顯忠欲私其金帛不以犒軍與邵宏淵忿爭遂致師潰

見胡銓傳

今顯忠傳

乃謂宏淵欲發倉庫犒軍顯忠不可祇以現錢充賞士皆不悅遂致潰一似顯忠之慎重倉庫並無私意

者然論罪時顯忠之謫獨重則其激變非無因也孝宗紀亦云顯忠戰於宿州宏淵不援顯忠失利諸將

以顯忠宏淵二將不協遂大潰是亦爲顯忠諱

岳珂珂守當塗制置茶鹽自詭興利橫歛百出商旅不行國計反詘於初又置貪刻吏開告訐之門以

罔民而沒其財民李士賢有稻二千石囚之半載

見徐慶卿傳

袁甫劾珂貪黷無檢總餉二十年焚林竭澤

見袁甫傳今珂傳俱不載

史彌遠韓侂冑用兵將危及社稷楊皇后本與侂冑有隙使榮王曦入奏寧宗不答后乃使其弟楊次

山陰結史彌遠錢象祖等謀之侂冑方早朝彌遠使中軍統制夏震率兵擁至玉津園擊殺之彌遠等方

以其事入奏帝猶不信既知其已死乃下詔罷其官然後再下詔誅之

見楊皇后傳

是時彌遠欲誅侂冑皇后

皇子從中主之彌遠以告象祖李璧謂有御筆行事象祖欲奏密璧恐遲則事泄彌遠乃使震亟殺之

見韓

李璧傳及合數傳參觀是當日先誅侂冑後奏帝帝始降旨罷其官再加誅也而彌遠傳則謂兵端既開人

皆畏侂冑不敢言。彌遠力陳危迫之勢。皇子詢即榮王入奏。乃罷侂冑。既而臺諫給舍交章論侂冑。乃就誅。召彌遠對咸和殿。似乎先奏請得旨。而後行誅者。此固諱其擅殺之迹。而寧宗本紀亦書開禧三年十一月甲戌。詔韓侂冑輕啓兵端。可罷平章事。乙亥。禮部侍郎史彌遠以密命令殿前統制夏震誅侂冑於玉津園。一如彌遠傳所敘。此蓋實錄書法本如是。不欲以大臣擅殺見朝廷之威柄下移也。則彌遠傳諱其擅殺一節。猶似有說。至其擁立理宗一事。則隱諱更甚。寧宗自皇子詢薨後。即養宗室子貴和爲皇子。賜命竑。彌遠買美人善琴者納之。使伺皇子動靜。竑嬖之一日。指輿地圖曰。此瓊崖州。他日當置彌遠於此。又嘗書几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美人以告彌遠。乃陰謀立沂王子貴誠。使鄭清之傅之。寧宗崩。彌遠在禁中。宣貴誠至樞前。舉哀畢。然後召竑。封爲濟王。出居湖州。見濟王竑傳夫以先帝預立之儲君。擅敢廢罷。而所立者並非先帝所識之人。雖以唐宦官之定策國老。門生天子。尙不至如此之恣橫。則彌遠之罪。上通於天。無可諱飾者。乃寧宗本紀並不著其廢立之罪。但云帝崩。史彌遠傳遺詔立姪貴誠爲皇子。更名昀。卽皇帝位。封皇子竑爲濟陽王。出居湖州。一似倉猝之際。寧宗別有遺命。而彌遠奉行者。蓋其時彌遠正柄政史館。實錄皆所監修。故書法本是如此。而彌遠傳則後人所修。應無所忌。乃亦只以寧宗崩。擁立理宗七字了此公案。而此等奸謀逆節。絕無一語載入。益可見宋舊史皆本各家表誌行狀。據以立傳。而元人修史。又悉仍其舊。略無訂正也。

賈涉。李全既降於宋，與金兵戰，涉爲制置使，以朝命許殺太子者賞節度使，殺駙馬者賞觀察使，全以所得金牌上於涉，謂殺四駙馬所得者，涉遂奏授觀察使，其實四駙馬不死也。季先死，全欲併將其軍，詭稱其軍有三千虛籍，覆之可省費，涉遂付以兵將，遣人覆實，全忽報昨聞邳州有警，已遣七千人往赴矣，遂不得覆，全往山東，涉勸農出郊，暮歸，全軍在楚州者，遮道不得入，涉使人語全妻楊氏，楊氏揮之退，涉始入城。見李全傳今賈涉傳皆不載，反謂李全得玉璽以獻朝廷，賞以節度使，涉嘆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豈知驕則至於不可勸耶？是并能駕馭羣盜矣。此傳亦必其子似道當國日，史館所立，而元人因之不改者也。

鄭清之、趙范、趙葵。端平初，宋遣將孟珙與蒙古兵共滅金，其時宋與蒙古本敦鄰好，並無嫌隙，忽焉興師入洛，規復中原，兵端遂由此起。據賈似道傳，滅金時，珙與蒙古約以陳、蔡爲界，師未還，趙范謀發兵據殺，函復中原地，元兵擊敗之，是開釁者范，實爲禍首也。然是時朝命已令范知開封府、東京留守，其弟葵知應天府、南京留守，全子才知河南府、西京留守，則廟堂已有主此謀者。據王萬傳，鄭清之當國，謀乘虛取河洛，又真德秀傳，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中外大耗，是此事實。趙范兄弟任之於外，鄭清之主之於內也，乃趙范傳不載其主謀用兵事，反云滅金後，范言於理宗曰：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美，迄以取禍，不可不鑑。趙葵傳亦載其所奏云：國家兵力未贍，姑從和議，俟根本既壯，恢復中原。據此，則二人又似

能審度時勢，不肯輕舉生事者，鄭清之傳亦不載其主謀開邊事，反載理宗因邊警甚懼，清之密疏謂陛下憂悔太過，恐累剛大之志，則并似能持危定傾，補救於事後者矣。蓋皆因兵端既起之後，國家之禍日深，作家傳者各自諱其始謀之失，國史因之故也。至如李宗勉傳謂端平中出師汴洛，宗勉言不可，崔與之傳謂朝廷取三京與之，頓足浩嘆，喬行簡傳謂收復三京，行簡憂事力之不繼，趙汝談傳謂朝議出師，汝談力言不可及，三京收復，汝談有憂色，未幾洛師果敗，此又因用兵後禍敗相尋，作傳者各爲著其先見之明也。

各傳附會處

李繼隆傳：徐河之捷，遼將裕悅官名，舊史作于越率騎八萬來戰，繼隆與尹繼倫列陳以待，敵衆方食，繼倫出不意擊走之。案繼倫傳：是時繼倫領兵巡路，遼裕悅、耶律休格舊史名休哥數萬騎遇之，不顧而南，繼倫曰：是蔑視我也，彼捷則將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於我矣，乃銜枚夜躡其後。天未明，至徐河，休格方會食，將戰，繼倫從陣後出其不意突擊之，休格大敗走，是繼倫之突擊，並未與繼隆同列陳也。而繼隆傳云：與繼倫列陣以待，此不過欲著繼隆之同功耳。

余靖傳：狄青破儂知高後，卽班師，靖畱廣西，遣人入特磨道，獲智高母子、弟三人獻闕下。案蕭注傳：智高走大理，其母與二弟寓特磨道，注偵得之，悉擒送闕下，是獲智高母子者，乃注之功，余靖特以鎮廣西

爲其長耳。而靖傳則以此功全屬之於靖。并略不及肅注。

李綱傳。徽宗以金兵日逼。命皇太子爲開封牧。綱謂吳敏曰。建牧豈非欲委以畱守乎。然非傳以位號不可。敏曰。監國可乎。綱以肅宗靈武建號。不出於明皇。使後世惜之爲對。明日。敏遂以禪位事進說。并謂李綱亦有此議。是傳位之議。本起於綱也。

案敏傳。徽宗將內禪。蔡攸探知上意。引敏入對。遂并薦綱入見。則內禪之意。本出於徽宗。蔡攸傳。帝欲內禪。親書傳位東宮字。授李邦彥。邦彥不敢承。以付攸。攸屬其客吳敏。遂議定。又李熙靖傳。道君皇帝曰。外人以內禪爲吳敏功。不知乃自吾意。不然。言者且滅族矣。合數傳觀之。是內禪本出於徽宗。而綱傳所云。或非實事也。或綱議適與帝合。遂贊決耶。

案張端義貴耳錄。徽宗聞金人破燕。卽命當直學士黃中令草詔罪己。并傳位太子。明日詔出。淵聖登極。又記徽宗語。謂詔中處分蔡攸盡道。不是只傳位一事。要做他功勞。此亦見內禪出自帝意之一證。李綱傳。出爲湖廣宣撫使。荆湖、江、湘之間。盜賊不可勝計。多者至數萬人。綱悉蕩平之。又張浚傳。浚至潭州。楊幺賊衆二十餘萬。相繼來降。湖寇盡平。案是時長沙有劉忠。擁衆數萬。韓世忠誅之。曹成黼湖、湘、道、賀等州岳飛平之。楊幺又飛所擊斬者也。今悉歸功於綱與浚。而諸將之攻討。略不及焉。雖綱爲宣撫。浚爲督視。諸將之功。卽其功。然竟抹煞諸將。全以蕩平諸賊爲綱與浚之功。且綱傳則功屬綱。并不及浚。

浚傳則功屬浚。又不及綱。

岳飛傳。軍中得烏珠。

舊史名兀朮。

諜者飛佯認爲己所遣之諜。作蠟書。約豫同誅烏珠。刳其股。納之。令致豫。謀

者歸。以書示烏珠。烏珠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又張浚傳。鄧瓊叛。奔劉豫。浚亟遣蠟書。貽瓊。金人果疑豫。

尋虜之。

案豫劉先賂金元帥達蘭。

舊史名捷辣。

得立爲帝。後出師侵宋。輒敗。屢請金兵爲援。金領三省事。宗

磐曰。先帝立豫者。欲豫開疆保境。我得按兵息民也。今豫進不能取。退不能守。兵連禍結。從之。則豫收其

利。而我受其弊。奈何許之。於是始有廢豫意。會豫又請兵。金乃令達蘭。烏珠。僞稱南侵。至汴。宣詔廢之。是

像之廢。因其進不能取。且屢請兵也。今乃以歸功於張浚。岳飛。之兩封蠟書。眞所謂牽連附會者也。王倫傳紹

興七年。倫使金至睢陽。劉豫欲索觀國書。倫力拒之。至涿州。見達蘭具言德意。索國書無狀。且謂豫忍背本他日安保不肯大國。是年冬。豫遂廢。是以廢豫歸功於倫之奉使矣。

李顯忠傳。金主亮南侵。將濟江。王權自和州遁歸。詔以顯忠代權。命虞允文趣顯忠交軍。於是有采石之

捷。顯忠遣萬人渡江。盡復淮西州郡。亮切責諸將。諸將弑之。案虞允文傳。允文奉命往趣顯忠赴權軍。

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我師三五星散。解鞍坐道旁。允文念坐待顯忠。則悞國事。遂招諸將。勉以

忠義。諸將皆死戰。得大捷。明日又敗敵於揚林口。顯忠始至。是采石之捷。無與於顯忠也。而顯忠傳謂因

趣顯忠交軍。故有此捷。遂若功出於顯忠者。亮因采石之敗。卽趨瓜洲。剋日渡江。未渡而被弑。亦非關顯

忠之復淮西而責諸將也。且是時海陵去采石。卽至瓜洲。其間時日有幾。顯忠豈能盡復淮西。當是海陵

被弑後，乘金兵之退而復之耳。乃必謂海陵因顯忠復淮西，切責諸將遂被弑。此又曲說也。賈涉傳：李全取海州及密、濰、登、萊二州，又結青州張林以濱、棣、淄、濟、沂等州來降。自是恩、博、景、德、至、邢、洛、十餘州相繼請降。涉傳檄中原，以地來歸及反戈自效者，朝廷爵土無所吝。案是時金國衰亂，盜賊各分據。李全乘此北行，金元帥張林據青、莒、密、登、萊、濰、濱、棣、寧海、濟南等州，全往招之，遂來降。其表云：舉七十城之全齊，歸三百年之舊主。是時實李全功也，而係之涉傳，竟似涉發蹤指示者。

